

# 《物自身 - das Ding an sich - 》 [18+][fin.]

作者: 柚木

Powered by [紙言](#)

## 聲明 - 本文包含性描寫，屬18禁作品，閱讀前請先了解 -

- 一、未滿十八歲或地區法定成年年齡、或心智未成熟、精神失常者，切勿閱讀。作者本人絕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 二、本故事所有地點、人物、機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 三、本故事內或含有性愛、犯罪、道德不正確之行為，純出於劇情需要，讀者切勿仿效，作者恕不負責一切惡果或肩負任何法律責任。
- 四、本故事中帶有各種哲學概念，但純以創作心態據為己用，並非嚴謹哲學討論。

# 第一回：原子筆

## 【第一回: 原子筆】

如果那天我沒有偶爾走進那門哲學系的課，我便不會認識伊豆田朝夢。

那時候，我還是首都大學西洋古典文學系二年生。這個國家的大學跟大部分地區的一樣，升學考異常的折磨，但一旦考上了，就再也沒有任何的壓力與規範，似乎我們之前二十年的人生，都只是為了升學考，升學考就我們生存的意義，而那之後，一切的行為和言語，也對生命沒有任何作用。

大學兩年，我幾乎都在花天酒地，跟來自各地的陌生人聯誼，沒有邏輯地談論沒有任何主題的討論，然後像動物一樣跟女生發生一夜情，無數個晚上的動物性，白天再裝出一副人類的樣子在課堂上出現。

當我宿醉未醒，從充滿劣質香煙的房間步出，猛烈的陽光將世界照得一片蒼白，皮膚溫度的驟升令我眼前一片暈眩，我便有種內心深處按捺不住的嘔吐感，那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嘔吐，太多的汙穢無形的凝固在我的體內，我很清楚。

那天我本來有下午兩點的課，文藝復興時期文學選。一步一步走向預定的教室，我突然注意到一扇半開的門，那是某堂正準備上的課，我經過時撇了一眼，教室內的人數出奇的少，比正常大學部的人數都要少，可能是研究所的課堂吧，我想。

然後我聽見了一句那年老的教授說：「今天，我們繼續討論康德的物自身。」

「物自身」這個詭異的詞像無意義的噪音，明明沒有意義，卻勾起了我的在意，我知道康德，他是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物自身」.....是他的理論嗎？

我眨了眨疲累的眼，竟然走進了那間教室。在後方的位置坐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旁聽哲學系的課。

.....康德生處於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交錯的時代，他需要處理的，是人類的心靈，到底生來空白一片，還是的確有著智慧本能的問題.....」

我坐下來十五分鐘，那教授似乎還在說開場白，他說的我能聽懂，但我不難解，那也沒有關係，反正，哲學不是我的專業，我是一個無所事事，不想上課，又需要消磨時間的垮掉的一代而已。

我擺起身，靠在頸後，觀察著課堂中其他人，數起來有七人，有人跟我一樣明顯不是在聽課，也有人認真的抄筆記，而教授是一副就算教室沒有任何人，他也能繼續上課，不會改變他授課內容一字一句的態度。

當我看著天花，若有若無地思考著所謂康德，響起了一陣高跟鞋的腳步聲。

那是她初次出現在我的人生裡。伊豆田朝夢。

當然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像一個尋常的女學生，提著手提袋坐在我身邊左方數過去的第三

個空位，我自然地撇了她一眼，第一感覺是她長得很不錯，不會讓人覺得是「美女」的等級，但有著親切的透明感，像夏天草地上的一張長椅。

她察覺到我的視線，回望過來，微笑，輕輕點頭。

「你是第一次來上課嗎？」她問。

「呀.....嗯。初次見面，你好。」

「伊豆田朝夢。」她主動說。

「小谷弘。」我回答了，那是我的名字。

「你.....」她拿從手提袋中拿出一本筆記本。打開，提起筆。「並不是哲學系的學生，對吧？」

我們要用這種尋常的音量交談下去嗎？我看了教授一眼，在他眼裡，我們到底存在嗎？

「是的，我並不是。我是歐洲古典文學系二年生。你.....是本科生？」

伊豆田朝夢淺淺地笑了，似乎早預料到我會這樣問。

「你以為哲學系都是一堆怪人，是吧。」她說。

「的確，沒想到會有這種美女。」

對女生信手拈來的調侃，是我進大學沒多久就學會的技能。

「那.....就是說，你並不是為了女生而進來，你喜歡康德嗎？還有他的知識論。」

她的語氣很柔和，但卻很沉實，跟那些裝可愛，總是浮跨地表現情緒女生差太多。

「不，我只是.....剛好路過。」

「哦.....」她若有所思地點頭，然後聽了幾句教授的話，在筆記上寫了什麼。

我看著她的側影，她沒有任何被注視著不自然，我依著對女性的直覺，挪了一個位置，靠在她的身邊，包圍著她的空氣有著皂香，是剛起床洗完澡出來上課。

「我總覺得，康德的『物自身』論很迷人。」

她沒有抗拒，反倒抬起了頭，看著授課的教授，稍稍眯起了眼，用原子筆的筆端拈著下唇。

「是嗎？我完全聽不懂。」雖然我根沒有在聽。

「不，你懂的，其實每個人都懂。」

她突然轉頭過來，正看著我，黑色的瞳孔是沒有戴流行的放大片（大眼仔），細長的睫毛低垂，眼皮

上塗了淡櫻色的眼影。

「那麼.....願聞其詳。」我將頭靠過去了一點，她的眼神我很熟悉，是在酒吧裡，女性上釣的眼神——雖然這運氣好得不自然，在哲學系的課上能釣到女生也令我懷疑自己的直覺，但我肯定，她的眼神裡，有著亂竄的情緒，那不是靠康德來解決的問題。

「你覺得呀.....這根原子筆能做什麼？」她低嬌了聲音，像吐氣一樣說。輕擺著手中的一根原子筆。

「原子筆？」

我注視著她手中的原子筆。粉紅色，很常見的滾珠筆，大概不到幾塊錢，就算弄丟，也可以毫無顧慮地買一支新的廉價原子筆。

「輕便，廉價，墨水沒有任何異味，粉紅色，比我的食指要幼細.....如果是你，你會懷疑他的本質嗎？」伊豆田朝夢說。

我伸手握住她的原子筆筆尖，現在她跟我各握住筆的各一端，成了一道粉紅色的橋，建立在我與她之間，筆端傳來一陣的電流似的曖昧，似乎我與她透過這支小小的筆杆，有了初次的身體接觸。

「康德他說，世界的萬物，人類只能獲得外在質料，而事物的本質，沒有人能夠看到，那是事物的本體，所謂的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也就是說呢，沒有人知道，到底所有實物的本質是什麼。」

她從我中的指尖抽起粉紅色筆杆，握住筆，收到桌下，然後伏在桌上，闔起了眼，似乎受不了課的沉悶而想睡覺。

然而，她流暢地將握著筆的手，伸入米白色的裙裡。

「噢.....」

我看過不少放盪的女人，但面前的這個畫面，令我無法相信自己雙眼。

「嗯.....嗯.....丫嗯.....」

伊豆田朝夢半眯著眼，目光投看我，喉間發出撓動的低呻。

她的手完全隱於裙擺裡，雪白的大腿緩緩張開，我們大學的桌子是古老的講堂式，完全可以擋住了教授的視線，就算教授注意到我倆，大概也只會覺得我們是在卿我的男女。

「哦.....嗯.....丫.....嗯.....」

伊豆田朝夢的雙頰泛起淺薄的桃紅色，那是血管擴張，從內到外的潮紅，她被裙擺覆蓋的手緩緩起伏，裙擺的陰影盪起了微細的浪。

她在自慰。

用粉紅色的原子筆。

「喂，你到底在.....！」

伊豆田朝夢像貓一樣微微收起下腹，雙腿向外張開臀部向後伸，我知道這是女性緊繃下身令私處對外來物更加敏感的動作，裙中小手的動作令她的吐息緩緩變得粗重，雖然我仍然是無比驚愕，但當她咬著下唇，慵懶地吐出一句：

「嗯.....？怎麼了.....呀.....哦丫.....」

我必需承認，我勃起了，在哲學課上，在康德的物自身論前，在伊豆田朝夢旁邊。

我環顧周遭，沒有人注意課最後方的我倆，教授仍然流暢地解釋著康德，我上半身的理性令我將手放到伊豆田的肩上。

我說：「你到底在做什麼.....你要發情也不是在這種時候！」

「哈呀.....」

伊豆田手臂一晃，在裙擺下令人遐想地作動，滿足地呼出一聲嬌吟，身體著涼般輕輕抖動，然後總算將手移離了裙擺。

她重新坐地起，撫了撫臉上還沒有退去的暈紅，她任由我抱著她的肩，賣萌般做著鴨嘴說：

「你沒想過吧，這枝小小的原子筆，就具有能將我高潮的『物自身』喔。」

「你到底在說什麼.....？」

伊豆田將粉紅色的原子筆擱在木桌上，將它推向我的身前，我執起筆，原子筆是蓋式的，在闔上了杯蓋的筆端上，我用指尖拈起，有著我非常熟悉的觸感，那是女性分泌物特有的黏滑性。我皺起了眉頭看著伊豆田。

「怎麼這幅表情啦哈哈哈哈？我可不變態，也不濫交哦。」她笑說。

我放開了她的肩，我倆繼續裝作若無其事地上課。

「我想『哲學系裡面只有怪人』這句話，意義上還是正確的。」

「你不是不懂『物自身』嗎？現在可以理解了吧。」

伊豆田表情上略過一絲詭詐，我把玩著那被她把玩過的筆端。

「是指每件事物都擁有我們不能理解的本質嗎？所有，我們看見的這個世界，只是一個假象？」我故且這樣說。

「也不是哦，康德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我們這世界的真實性，他只是把世界剝解成不同的材質，時間、空間、質料、本質、對康德而言，我們只能證明我們能感知這個世界的基本質料，像他以前的哲學家，洛克、柏克萊所說的。」

說完，伊豆田朝夢突然收起了筆記，拿起提袋似乎要離開。

「欸，你要走了嗎？」我驚訝於她這突如其來的舉動。

「對呀，要一起嗎？」她說，臉上仍然帶著微笑。

我沒有不跟上去的理由。

我們若無其事地離開教室，教室中仍然沒有一個人因為我們而有任何異動，我和伊豆田，對於這個課堂完全沒有任何作用。

伊豆田稍稍走在我的前方，她與我身高相若，我繼續剛才的話題：「洛克與柏克萊、也是哲學家嗎？」

「看來，你要好好惡補哲學。柏克萊和洛克是經驗主義者，他們都主張，人類生來像白紙一樣空白，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來自外界，我們無能為力地接受著外界的一切，質感，顏色，長度，各種各樣——就像你現在的手，不經意地放在我的腰上，感覺到了嗎，那米色的毛衣，機織纖維的柔軟度。」

我用指尖輕撓著她的腰間，說：「這聽起來很合理，不是嗎？」

然後伊豆田站在殘障人士專用廁所前方，抬頭，視線向我投出一個幽幽的眼神：「可是，我們人類就那麼無能嗎？只能像白紙上，世界有什麼，我們就被劃上什麼，我們沒有永恆的自主性嗎？」

說完，她轉身走進廁所，沒有把門關上。

然後我走進去，把門關鎖上了。

她走到鏡子，察看著自己的容貌，似乎對唇上的某些細節（褪了色的唇彩）有點猶疑，我在後方靠上去，輕撫著她的背：「永恆的自主性.....？」

「康德在想，我們腦袋能處理的，除了被動地感知，還有其他能力嗎，世界真的沒有人類可以主動感知的部件嗎.....所以，就有了『物自身』——」

伊豆田轉身過來，正轉著我，我抱著她的腿，將手伸進她的衣裡。

「『物自身』——我們永遠沒法看透的部分，在質料之外，它像一個透明的空間的一樣，在任何的物件裡存在.....呀、不要.....先不要.....」

我在她呢喃著那些哲學的同時，輕吻著她的頸際，伸到掀起她的裙擺，在腿間摸索，不知道是否先入為主的錯覺，我覺得她的內褲仍然有著些微的水濕，我輕按她弱軟的私處，她卻稍用力將我推開。

雖然也有不少女人在禁區前突然步，但我依然用大惑不解的眼神看著她。

她卻笑了，問我：「我的原子筆呢？」

我從衣袋中拿著剛才那一根粉紅色的原子筆。

她握著我握著粉紅色原子筆的手，拉進著她裙裡，帶領我的右手用筆尖撓開她的內褲，我解開她的裙擺上的拉鏈，裙子像一圈海帶般落地，純白色的內褲褲緣筆尖下壓，向大腿沿上下滑，露出修剪整齊的陰毛，還有兩片緊靠的桃唇。

她拉著我的後頸，讓我貼在她的身上，我貪吻她那充滿粘性唇彩的雙唇，她從喉間發出的低吟，用力握著我右手的手腕，粉紅色的筆端像陽具一樣深入她的體內。

我的下體難受地在褲檔中鼓動，而此刻進入伊豆田身體的，卻是一枝粉紅色的原子筆。

我無法感知原子筆在她體內的活動，伊豆田溫暖的雙手握住我手腕，令我的指尖靈巧地放裡探，伊豆田分著雙腿，深吸了一口氣，發出穩穩而滿足的呻吟：

「丫呀.....你不要用力.....我.....嗯.....呀丫.....」

她的呻吟與交歡中的女人無異，我的上下半身再次像分裂了，下體無可救藥地想要進入這個女人的身體，而腦袋卻無法理解她那奇異的性癖和發情的雙頰。

「哦呀.....嗯.....呀哈.....」

伊豆田的下身微微顫動，我握住筆端的指尖無感地操作著筆尖，桃紅色的下體緊緊包含筆的前端，隨著溫和的輕搗滲出一層細薄透明的體液，我的另一隻手伸過去抱住她的小臀，我輕捏著那富有彈性的觸感，她隨呻吟而淺笑：

「快可以了.....你忍著哦.....丫丫.....再進去點.....對.....呀丫.....」

伊豆田的雙手開始失去握力，掌心充滿汗液，我試著推杆深入，筆尖的觸感無法傳達我的手指尖，我因此無法得知她的體內那個部分比較的柔軟，那個部分比較敏感，我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她呻吟，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像陽萎者，令她高潮的是我，而我卻沒有任何快感。

「丫呀——！」

突然她的下身微一發抖，臉頰緋紅，輕聲淒叫，她臉上略帶滿足的微笑令我釋開了因為力道過大而令她疼痛的疑慮。

她推著我的手，筆尖從充滿粘液的雙瓣中退出。筆端在白燈光下閃爍著油亮，這淫穢而又詭異的畫面令我的情慾多少冷卻。

「戀物癖.....？」

我不禁說出了。

伊豆田聽見，先是舒緩地呼了口氣，再滿滿地笑了：「也許吧.....你要這樣說也可以。」

她潮熱的吐息像低沉地吐撫我的臉，她的身體依然沒有冷卻，我用男性的本能吻上去，她呼出妖豔的喉音與我相吻，她的技巧比想象中來得稚嫩，舌尖比她要靈巧而我又有印象的女性我立刻我數到雙位數字。我冷靜地掀起她的上衣，解開她的殼形的胸罩，輕捏著她的乳側，她配合地一邊接吻一邊發出嗚咽，她的胸部不太，一手盈盈可握，是典型的乳型，我自行解開褲檔，露出抑壓已久的下體。



她推開我的嘴唇，低頭一審，笑說：「如果我告訴，我有不喜歡伴侶用安全套的癖好，你還敢進來嗎？」

「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嗯.....」伊豆田微抬著眼，想了一回「也許，我喜歡那種活生生，充滿血液的感覺——我只是『半戀物癖』。」

伊豆田說。

然後我進去了，再也沒有任何思考。

「呀哈.....」

我向前繼續突進，緊繃的肌力令我快感頻生，她將左邊的腿分到洗手盆上，讓我動作更方便。

她突然問：「哈.....嗯呀.....你上一次的經驗是什麼時候，愉快嗎.....」

身為男人有一個好處，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的確可以分開運作，我經常有著一邊做愛一邊朗誦浮士德的幻想，我知道那絕對可以實行，而這刻我卻說起另一個故事：

「大概是上個禮拜，不到一個禮拜之前，那天我跟朋友去某個熟路的夜店，然後找了一個女孩，初次見面的，我們後來到只有四面牆壁的時鐘酒店裡發生關係，當我第二天醒來，她已經不見縱影，我回想起來，只記得她咖啡色的乳頭。」

我低頭看了一眼伊豆田的身體，她的乳尖是深紅色接近棗紅，她應該不是首都人士，皮膚偏白，或許來自北國地區。

我輕捏半硬的乳尖，下身在她的深處緩緩挺動，伊豆田下身收縮，快感讓她的向著牆上的鏡裡拋動，像抽搐的魚，她的體重跟這國家大部分女性一樣頗輕，整個身體化成腔內的壓迫感。

也許是對象的新鮮感，還有場地的臨時性，我感到失去了持久的節奏，我的前端開始取代我的大腦。

「呀.....呀.....！不.....那個.....牆壁.....？你很在意牆壁嗎？嗯呼.....」

「很少有沒有窗戶的房間.....不是嗎？我跟那個女孩，像兩個被囚禁的死刑犯般，在死亡的審判不斷做愛，做愛，做愛，我射精了，她高潮了，那個生理的，機械氣息的.....呀.....伊豆田，我可以叫你朝夢嗎？」

「可以.....當然.....呀.....快要.....呀丫丫丫.....吓呀.....像死刑犯.....」

我抱著伊豆田的腰，猛力往上提，她提起腿夾著我臀間，我們的私處緊密的磨擦著出源源不絕的快感，那些快感像億萬道火花，聚攏在我們的腿間，那些熾熱的針刺的酥麻的硬物。伊豆田雙手撐在洗手盆上，挺著腰，細滑的胸口和下腹跟我衣服不斷磨擦，她像情色影片裡那些女角，半痛苦半興奮地悲吟。

「丫哦……噢……唔丫……不要……呀哈……呀丫丫丫丫……」

「呼……不會擔心懷孕嗎……？」

「不會、呀丫——！不會……」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伊豆田朝夢對會否懷孕如此有把握的原因——而只是單純作為快要崩潰的男性，在得到對方的肯首，似斃尿了半天終於找到廁所的人，本能地鼓足力氣一洩而注。

「依哈——呀——丫丫丫丫——丫哦哦——」

伊豆田雙頰緋紅，緊皺眉頭，下身通電般顫抖，她的體內冒出一股滾熱。

完事後，我們整理衣服，伊豆田對著鏡子補滿她很在意的唇蜜，我打開洗手盆的水龍頭，流水清澈的水音似乎驅散我們身上殘存的情欲，我若無其事地洗了手。

她拿著那根粉紅色的原子筆，也靠過來，在水下沖洗，我說：「我們還會再見面嗎？」

「當然可以呀，」她拔開筆蓋，像一根尋常的原子筆，在我的手上寫下電話號碼。「不過，我想下一次，我們可以認真討論一點康德，還有『物自身』和其他哲學。」

我看著她闔上筆蓋的微笑，我說：「伊豆田——」

「欸，不是說要叫我朝夢嗎？」

「那……」

「記得了。我是朝夢哦。」

伊豆田心滿意足地微笑。

【第一回，完。】

## 第二回：糖夾

### 【第二回：糖夾】

白色的窗簾，牛奶色的陽光。

還有伊豆田斜躺在床上的胴體。

她在裸體外披著純白色的襯衫，沒有扣上鈕扣，那雪白的肉體融在陽光裡，彷彿在襯衫裡裂出的乳溝，小腹，肚臍，腿間的毛髮，還有修長的雙腿。

她將德語原版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墊在修長的左腿上，書頁在布丁一樣的大腿上翻過，我拿著兩杯剛沖好的咖啡，放到她床邊的書桌上。

「妳會德語？」

「學兩年了。」伊豆田看著書頁回答。

「學兩年就能閱讀了嗎？」

「不行，完全看不懂。」她笑說。「我要兩份方糖，一份奶精。」

我按照她配方的混和咖啡。房間飄散著咖啡芳香，伊豆田與其他兩個大學女同學合租了公寓，三房一廳的套房，伊豆田的房間空間頗大，可是就只有書桌和床，還有一張小茶几，小書架的書看起來都是哲學書籍。

我喝著咖啡，看著讀書（雖然完全看不懂）的伊豆田。

我想起了，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曾經有一個女朋友，不是性伴侶，而是具有情感因素的女朋友，她是經濟系的，長著精明又穩重相貌，我跟她在某次的飯局上認識，說起大學附近的某間咖啡店，後來我們便經常在那間咖啡廳約會，然後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情侶。

我並不討厭那個女孩，卻也並不特別喜歡，我們都很清楚和知道對方的喜好——但我還是分開了。某個下午，我們十分有默契地跟對方提出：我們不是作為朋友比較好嗎？

我喝了一口咖啡，然後點了點頭。

接下來的一年裡，我有很多性伴侶，會持續交往一段時間的也有好幾個，我們相遇，然後上床，她們身體都有對我而言的獨特吸引力，或是胸部特別飽滿，乳尖特別敏感，嘴巴技術特別好，因為這些因素，我會跟她們會面到某一個次數，但我始終沒讓她們任何一個留在我身邊。

如果我沒有算錯的話，這是我跟伊豆田的第五次會面。

「為什麼你喜歡哲學？」我喝著咖啡問。

伊豆田闔上《純粹理性批評》，側過身來，襯衫挪動，在胸前滑開，露出那彷彿雨後陽光的左乳，一片葉子大小的光影落在她乳尖的前方，乳側下的陰影顯得更明顯，更顯出那形狀的圓潤。

「哲學哦，只是一種生活方式罷了。」

「生活方式？」

伊豆田懶慵看著我，微曲起腿，微啟腿間毛髮下初露的淺紅花色。

「古希臘時期也好，羅馬帝國也好，討論各種各樣哲學的也是貴族。貴族們生活優渥，日子過得優閒，如此多時間總得要花掉吧，便開始思考世界上的一切，這便是知識論，再思考看不見的一切，便成為了形上學，然後思考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便成了倫理學，再思考完了，便思考思考本身，這便是方法論。什麼時候我們能夠討論哲學呢？就是當我們有著貴族一般的生活方式，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多的陽光，那麼多沒有答案的問題，這比那些手機更像生活態度了，不是嗎？」

「對不起，我完全聽不懂。」我誠實回答。

「呵呵呵呵呵，疑惑是哲學的起點呢。」伊豆田嬌笑起來。

「再跟我說一下那什麼『物自身』吧。」

我放下咖啡，抽身趟到床上，輕揉起她在衣襟出落的那隻左乳，那恰好可握的形狀讓我愛不釋手，伊豆田輕「嗯」了一聲，眉頭輕皺，酥麻的快感讓她雙腰不安份地輕輕錯動。

「嗯，你輕點.....物自身這個名詞來自德文的『das Ding an sich』，英文是the thing in itself，在物件裡的物件，我們沒法知道，物件中的有著我們不可知的實體.....丫呀.....」

「那到底是什麼？」

我伸指輕挑著她深紅色的乳尖，在半軟的小豆上用力，伊豆田刺激得下巴一縮，跟我說：「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但我們的確感受到，不是嗎.....所有的物件，我們看到的，觸摸到的，只是外殼.....嗯、唔呀.....」

「包括這個嗎，那裡面到底是什麼？」

伊豆田的乳輪充血地泛起顆粒，乳尖收緊變硬，我用指尖撥動，使力拉扯，牽引敏感乳房的神經。

「丫呀、對.....再柔軟也好，也只是都外殼，你的手指也是.....丫啊、也只是外殼.....跟那糖夾，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不禁一笑，伸手執起剛才夾過方糖的糖夾，舉到伊豆田眼前。

「你是想要這個吧，你這戀物癖。」

伊豆田臉頰淺紅，羞澀地一笑，我推著她的肩膀，讓她轉身平躺床上，我抹開她的衣襟，讓她一對精致的美乳像草原一樣散在胸前。

伊豆田的戀物癖沒有特定對象，只要是死物，都可以挑逗她的性慾，我們每次見面都會做愛，每次伊豆田都要求我用不同的物件處理她的性感帶，從第一次的原子筆，鉛筆，木尺，到現在的糖夾。

我握住伊豆田的左乳，鼓出紅色的乳首，用糖夾輕夾將那性感的突出物。

「丫——！唔……呀啊、呀、呀——」

我配合手心的力度，一邊揉捏一邊夾弄，乳側加上乳尖的刺激令伊豆田在白色被上扭動，半眯起眼發出悅愉的呻吟，黑色的長髮散在枕頭上，隨不斷擺動的身體而凌亂。

不一會她的乳尖便充血變澎漲，彷彿的熟透將要落地的莓類，我伏在她的胸前，伸出舌尖撥動，乳蒂沾了糖夾上的糖末，丁點的甜味帶著皮膚的微酸，我張嘴將乳尖含在嘴裡吸啜，在嘴中飛快地品嚐著乳尖。

「哈呀……唔……嗯嗯……嗯丫……丫——！」

我的頭頂上傳來她放緩了而變得舒憇的嬌吟，我卻將糖夾伸向她的右乳，用同樣的方法處理她的另一邊仍未勃起的乳尖。

我放開口，放下糖夾，雙手把玩著一對興奮而澎漲的乳房。

「對妳來說，世上萬物的物自身都是陽具嗎？」我問。

伊豆田平息著呼吸，雙頰撲上了潮紅：「你怎麼就覺得只有陽具才能使女人興奮呢？」

「那我的陽具的物自身又是什麼？」

伊豆田發出風鈴般的笑聲，拉下了我的褲子，握住我早就隨著的她浪叫又覺醒的下體，用掌心輕撫。

「你覺得呢，那可是你的身體哦……當你進入我的身體內，又感受到我身體有著不可知而又透明的部分嗎……」

### **身體裡不可知而又透明的部分——**

我雙手各抱起伊豆田的雙腿，她的雙腿似大部分與我有過交往的京都女孩一般，白得從出生開始就沒有注入任何血液，我在她輕挑的笑聲下將腿掌負到我肩上。

然後我進入她的體外。

我堅硬的下身感到逼開那緊致的腔穴，伊豆田發出了夾雜著痛苦的愉悅叫喚。

「呀……丫！丫！呀哈……呢丫……」

伊豆田總是用溫熱又濕潤的熱度來迎接我，下體的快感令本能地向前挺動，我一邊撫摸她的雙腿，一邊暗暗用力，用腰間衝撞她的前臀。

「啊——哈哈——嗯呀——那裡——呀丫——！」

伊豆田於性事上屬於慢熱的類型，不像某些過於激烈的女生，她總是平穩地進入狀況，她緩緩有技巧地提起腰部，略帶瘦弱的上顯出肋骨的輪廓，不算豐滿的胸部韻律地流動。

「嗯呀——呀丫——呀！呀丫！哈呀——」

女生總是用全身感受性興奮，而我們男人在射精前數秒外，卻始終有一道切割在下身與上身之間，我理智地欣賞著伊豆田的身軀，那開始微微泛紅的肉體。

在伊豆田的身體，到底有什麼。

我的陽具沒入伊豆田的兩片花瓣裡，那吸盤一樣的器官隨左我的移動，收縮，擴張，滲出半乳白色的愛液，我逐漸在深處加快速度，刺激她最深處的部分。

「不要——那邊——丫丫丫！啊.....哦啊.....」

我抬起伊豆田的雙腿，身體前壓，讓她的蜜穴連同屁股蹶起，我的下體更流暢地深入她的體外，我的雙手順著她的雙腿向下，撫過她的大腿，小腹，突出的胸骨，然後握著她的雙乳。

「啊 - 呀 - 嗯嗯——呀哦——」

逐漸濃烈的射精感令我不自覺加重力度，澎漲的陽具急速地在伊豆田的身體抽動，彈簧床不斷晃動，伊豆田滿臉通紅，橫流的愛液令發出黏滑的水聲，柔軟的臀部與我的下身不斷相撞，我輕揉著一對美乳，勃起的乳頭在我的掌心傳來可愛的觸感，胸前的雙腿融成了淫欲的體溫。

「不.....丫.....要來了.....呀丫.....不要呀.....丫——！丫——！丫——！」

我的前端與伊豆田的肉壁不斷磨擦，強烈的快感令我堅硬得幾近麻木，尿意般的抑壓感蓄勢待發，我堅握著伊豆田的雙腿，火燒的錯覺從我的胯下燃升，直達腦際，我貪戀地不斷抽插，抽插，隨著每一次的刺動，令伊豆田發出繞人的淫叫。

「嗯呀！嗯呀——呀哈——呀哈——嗯呀——呀丫！」

我不禁發出歡悅的低鳴，在伊豆田的身體裡射出滾熱的精液。

我意識模糊地靠在伊豆田額旁，聽著她慢慢降溫的吐息，我愛憐地吻著她的臉頰，與她一起平伏著激烈過後的體溫。

「你發現了嗎，我身體裡的那個部分.....」

伊豆田氣若遊絲地說。

「讓人著迷的部分。」我輕撫她的乳尖。

「不是的.....還有別的東西，你還沒有察覺到.....」

「那到底是什麼……」

我倆像尋常的情侶，似乎語無倫次地說著完事後的話。

喀！喀！

這時候，伊豆田的房間突然響了起來，我倆不禁吃了一驚。

「是我～小夢，我回來了喔。」

門外傳來一把女聲。

「寧寧……？怎麼，你那麼快就……不是明天嗎？」

伊豆田慌忙翻起身，套起襯衫，慌亂地找尋著不知道丟到那裡去——或根本就沒有戴上的胸罩。

「我要進來囉～」門後那人說。

「等等等等一下！」

然後門打開了，我剛好來得及穿回我的長褲。

門後是一個穿著運動背心的女人，年紀看起來跟伊豆田差不多，她左肩上揹著一個大旅行袋。

她的笑容非常陽光，完全不是儀式性，或是禮貌性的那種，完全沒有任何保留的那種笑容。非常少見。

「你們兩個也玩得太激烈了吧，我剛進門就聽見了。哈哈哈哈哈。」

令人在意的是，我留到她胸前的份量，非常飽滿，就算她的背心已經很寬身了，卻還是有著令男人一眼看下去就會注意的份量。

「你是小夢的男朋友吧，我是小夢的室友，佐佐木寧寧。」

「初次見面，幸會，小谷弘……」

伊豆田扣著胸前的鈕扣，走到門前：「你不是說要回老家，明天才回來嗎？」

「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學校有團練，要先回來，我是要提醒你們不要太激烈，鄰居會投訴的喔。」

伊豆田像母親一樣拍著佐佐木的頭，然後探頭出去說：「小籠呢？該不會也一樣回來了……」

「沒有呢，她房間還鎖著。」然後佐佐木向我揮了揮手說：「我先去洗個澡，你們要繼續就將就將就吧。拜啦～」

我配合著揮了揮手，佐佐木離開後，伊豆田關上了門，靠在門上，呼了口氣：「嚇死我了。」

「你的室友似乎很有趣呢。」

「是咪咪很大吧。」伊豆田冷笑起來。

「作為男人，這實在很難忽視。」

伊豆田走過來，坐在床邊，讓我抱起她的腰，她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是很有趣，這一點的確沒錯。」

「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嗎？」

「是，跟你一樣是二年級，好像是法學部吧，她自己說成績很爛，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唸什麼了。」

大學裡總有這種人，令你疑惑他們到底是怎樣通過那地獄般的升學考。

「她說團練，是運動健將嗎？」

伊豆田放下咖啡，歪起眼睛盯著我：「怎樣，你對寧寧有興趣？」

我沒有回答，這明顯是情侶式的審問，但我和伊豆田幾乎沒有任何情侶式的甜蜜或行徑，我們不會用語言挑逗對方，甚至不會用語言來嬉玩。

「隨便你吧。」

伊豆田將頭轉回去，然後喝起咖啡。

隨便我……？

這句話是意思到底是什麼？是指她不在意我對其他女性的心思嗎（假設我有），或是說她是走放任主義的女性，還說是，我和她，根本什麼也不是。

「朝夢……」

「寧寧她是典型的行動主義者。」

「行動主義者……」

「沙特式的存在主義。」

「呀？」

伊豆田不懷好意地笑起來：「沙特呢……」

然後我的人生中又多了一個哲學家。

不，還有佐佐木寧寧，和後來的杉崎籠。



【第二回・完】

## 第三回：儀仗棒

### 【第三回：儀仗棒】

「秋天了。」

伊豆田扶在天台的扶手上，從五層高的教學大樓上眺望。

清涼的風吹來，伊豆田的粉櫻色長裙飄動，她套著綠色的毛衣外套，明灰色的天空下，晦陰的薄雲讓四周失去了陰影與明暗的分界，她的身影讓我感到一份憂鬱感，那是沒有理由的，當時節轉變，而我們察覺到時間的流逝，像我們過去二十多年的生命一樣無可逆轉的那種憂傷。

「這種時候，我的興趣總會轉投向文學那一邊呢。」

伊豆田背對著我說，聲音隨便風吹來。

「哦，那不就是我的專業嗎。」

我走到她身邊，跟他一樣的扶在圍欄上。

「是哦。你看起來不似唸文學的人呢。」

「只是剛好而已，像柏青高彈珠機一樣，某種機器將我往前一彈，喀喀喀喀，然後我就掉進文學部裡。」

對於我的比喻，伊豆田報以微笑，她的微笑仍舊很透明，薄薄的唇和淡色的唇彩。

「你喜歡俄國文學嗎？屠格列夫？契訶夫？」她問我。

「我沒有特別喜歡的作家。」

「你出生到現在，有明確的喜好嗎？」

「明確的喜好，是指……？」

「比如說那些訪談節目上不是經常會聽到嗎，『呀～沒有音樂我會死的～』，又或是『呀～畫筆就是我的生命』之類的話，世界上有什麼東西能讓你講出這種話嗎？」

「妳呀，伊豆田朝夢。」

「你就不要跟我來這一套了，我又不是那些可以繞著櫻花樹團團轉的戀愛少女。」

我沉默不語，她的這句話讓我感受到秋天。明確的秋天，那逐漸厚重的風，那逐漸銳利的寒意，或許會有金光斑斕然後枯萎的楓葉。

當一個人說已不再是某種身份，那暗示了曾經的傷害和失去。而我們再堅強，那些失去的事物卻已經

無法回復原狀，我們只是在模仿著曾經的真心。

「沒有呢。」我回答。「我並沒有喜歡某個事情到生命對等的程度。」

「那你跟大部分人一樣。這是好事呢。」

「哎，是嗎？我剛才那句話可是帶著挫敗感的。」

「為什麼？」伊豆田轉頭過來，看著我。

「那種『呀～我沒有了什麼東西不行』的人，不是總被人稱讚嗎？稱讚他們的堅強，他們的努力，他們可以一心一意的為某件事付上生命，而我們只是勉強地活著而已，純粹地活著，沒有任何的堅持和努力。」

「但人類可不是概念呀。」伊豆田說。「人類是擁有感情的生命，而感情是不穩定的，就算再偉大的母親還是會埋怨說：『唉，怎麼我會是孩子的母親呢？』我們有喜歡，有不喜歡，像我們面前的這個世界，有晝夜和四季，不會有持續的喜好，那些用把喜好和生命連結起來的人——只是倔強而已，一種孩子氣般不服，嘩啦嘩啦地搶著他們想要的玩具。」

「嘩啦嘩啦地……」我重覆著伊豆田的形聲詞。

「對呀，像嬰孩般，很討人喜歡吧。」

上課的鈴聲響起來了，在高空聽著，像從非常遙遠的遠方傳來。

伊豆田離開欄杆，挽起地上的包包。

「你要去上課嗎？」我問。

「對呀，今天是後現代主義的課，很有趣的，要一起聽嗎？」

「不用了。」

「對了，寧寧今天有啦啦隊的練習，在二號棒球場。」

「怎麼跟我說這個。」

「或許你會喜歡寧寧也說不定，再見啦。」

我跟伊豆田揮手，目送她的背影。

我不知道伊豆田有沒有懷疑，我始終沒有跟她確定關係，無論作為情侶，還是性伴侶。或許我們都享受著這種不知不覺的感覺：無論是不知不覺地繼續走下去，還是不知不覺地消失。

我的下午沒有課。而我並不想回去那狹小無人的學生宿舍。我想到了佐佐木寧寧，當然還有令男性印象難忘的身材，我不禁幻想她穿著啦啦隊服的體態，這種期待讓我走到二號棒球場。

在看見那簇像浪花般的白色人群的同時，我聽見了啦啦隊們練習的數拍。

「一，二，三，四，轉——！」

我走上棒球場的觀眾席，除我以外還有兩個男生，看起來不認識，他們都用路過給某種表演攝住的眼神看著啦啦隊員。

我努力在少數有二十多人啦啦隊員辨認出佐佐木寧寧，我只碰過他一次，而且是充滿尷尬的伊豆田房間裡，記憶中她的臉沒有特別漂亮，充滿了陽光氣息。

啦啦隊員都穿著美式的短袖白色啦啦隊服，胸前橫印著可樂體的英文單詞，下身同樣是白色的短裙，那種足以露出內褲的短小，也讓觀眾得清晰看那些成對的大腿。

花了一點時間我才找到了佐佐木寧寧，在一眾女生當中，她並沒有特別顯眼，在這種距離無法量度到她那傲人的胸部，她拿著一桿紅色的儀仗棒，隨著節拍踏步，踢腿，自轉，偶爾將儀仗棒往空中丟，然後一擺手俐落地接著，這些動作都很簡單，但二十來個女生幾乎無差地同時做出卻波幅出某種壯觀感，像那些在海上成團滑翔的白色海鷗。

我將注意力集中在佐佐木寧寧身上，她綁著馬尾，汗水沾濕了頭髮，氣喘連連的運動節奏中，她努力地展現著啦啦隊員應有的微笑，就算嘴角已經有著掩蓋不住的彼態，這時侯在她身上的時間突然慢了下來，她的每一個動作都像慢鏡，微笑並不值得欣賞，值得欣賞的是總是堅持著微笑的意志，從這一點而言，她是非常美麗而且稱職的啦啦隊員。

看了大概半個小時，練習結束了，啦啦隊員們準備散伙，我也離開了觀眾席，正當我步出棒球場——

「小~~~~谷~~~~弘~~~~」

後方有人高喊著我的名字，我回頭，那白色啦啦隊服的身影朝我細步跑來。

佐佐木寧寧喘著氣說：「剛才.....剛才在觀眾席上的是你吧。」

我儘量控制眼球不要讓眼神過於落在她的胸口上，說；「對，那是我，你的眼力真驚人。」

「哈哈.....」她回著氣「又見面了，是路過嗎？」

「不，是朝夢跟我說你在這，我原先還不知道你啦啦隊員呢。」

「哈哈哈哈哈」她又笑了「感謝你的賞臉，我跳得好看嗎？」

「非常好看。」

「你是簡潔派的？」

「什麼簡潔派？」

「我哦，覺得人稱讚別人的方式可分為簡潔派，復雜派，和比喻派。」

原來是指我稱讚別人方式這一點。

「那妳喜歡哪種稱讚方式。」我說。

「嗯.....比喻點的，小夢有跟我說，你是文學系的，用詞應該是拿手絕活才對。」

「呀，我才剛跟朝夢說，我進文學系，只是像彈珠機一樣喀喀喀喀地落進來而已。」

「哈哈哈哈哈。」她張嘴大笑起來，那種彷彿生理式地被刺激到某個部分的大笑。「好有趣的比喻哦哈哈哈哈哈。你要離開了嗎，要去哪？」

「沒有，就隨便走走，也不想回宿舍。」

「不用陪朝夢嗎，你們不是男女朋友來著。」

雖然大概早有心理準備，但對於這個問題，我仍然沒有完美的答案或解釋。

佐佐木看見我的表情，似乎心裡有底的笑了，她拿出毛巾掛在肩上，擦著頭上的汗水，然後說：「那幫我搬道具吧，有你這個男生我們女生總會輕鬆點，請你喝冰啤酒哦。」

十數分鐘後，我搬著用紙箱裝著的儀仗棒堆到達某個社團休息室，佐佐木放下一堆文件和團員換下來的制服，呼了口氣。

「你是隊長嗎？怎麼要負責這種工作。」我將紙箱放下來說。

「不是哦，只是看見你在，就拉你來幫忙而已，反正你也不認識其他成員。」

「我可不介意認識呢。」

「我要跟小夢打小報告哦～小報告。」

然後，佐佐木走向某個角落，在一個看起來年事已高的單格冰箱中取出兩罐冰啤酒，我正常用手接過，她卻高舉冰啤酒靠到我的雙頰上，眯著眼睛發出「依~~~~~」的叫喊。

我的雙頰上感到一陣不太強烈的冰感，但我還是配合演出地發出「哎呀」的叫喊。

「怎麼，很冰吧！是不是！」

佐佐木將一罐給我，然後啪的拉開了另一罐，咕嚕咕嚕地灌下去，還順勢打了個酒嗝，她看似非常舒爽地伸起了懶腰。她將雙手放到腰後放前挺身，一對突出物幾乎要讓制服綻裂。

她看見我的視線，我只好禮貌地一笑，然後別看頭。

「不用介意哦。」

「什麼？」

「就算你要一直盯著我的胸部跟我講話，我也不介意哦。」

「那倒是不用，我又不是痴漢。」

不過我還是看了一眼。

「發育時，我幾乎每天都在祈禱，請妳們不要再變大了，請妳們不要再變大了，結果她們很任性地變成了這副樣子，明明就是我自己的身體，怎麼會這樣。」

「果然每個胸部大的女生都希望自己胸部變小。」

「當然呀，因為這種身材來了一堆追求者，結果都只是想把你弄上床，上了床就捏著你的胸部不放，其他需要的身體部位卻一概不管，偶爾還會聽到女生妒忌你的說話，和男生說要想著你來自瀆的話，這可是一點也不好受呀，我花了一整個中學時期才勉強習慣過來呢——你很想知道吧。」

佐佐木看著自己的胸口說了一堆。最後卻突然向我丟出一個問題。

「什麼？」

「到底有多大呀，男生不是很在意什麼罩杯之類的嗎。」

我喝了一口啤酒，其實在她問我這問題之前，我沒有想過這一點。

「是蠻想知道。」

「咧～」佐佐木伸出了舌頭「不告訴你。」

「這樣可是會使我更好奇的。」

配合這句話，我毫不客氣的盯著她的胸部看也不會有衝突吧——然後我這樣做了。

「那你會想著我身體和胸部來自瀆嗎？」

「這好像是某本小說的名句？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對對對對～」佐佐木拍了拍手，「Midori問主角的話，然後主角真的做了，還說射了非常多，難怪我剛說出口就覺得很熟悉。」

我繼續喝著啤酒，沒有說話，坐在某張生了繡的椅子上，看著佐佐木喝酒的動作，還有她的胸部。

佐佐木給予我很表面的感覺，「表面」不是貶義詞，如果用伊豆田的話來說，她沒有「物自身」，她的外表跟內在，似乎是完全統一的，你不用剝開她的外殼，或是抹掉掩蓋了那些塵埃，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孩。

「你果然很在意呢。我的胸部。」

「很難不在意吧。」

「你會射非常多嗎？」

「嗯，這一點要問女方使用者的意見。」

「哈哈哈哈哈，果然是簡潔派的。」佐佐木放下啤酒罐。「要做嗎？」

我想了想，猶疑了片刻，我的身體告訴了我答案：

「妳可能不清楚吧，我們男生會注意女生的胸部，卻不一定會想有跟她做愛的衝動，那純粹是一種視覺滿足，像你們女生的window shopping，看了不一定要擁有吧。」

「咧～」佐佐木又伸了舌頭「是拒絕的意思嗎？」

「只是身體一時回應不來，如果你願意等著，我會答應的。」

「那我可以嘴巴嗎，好久沒這樣做了，突然好想做做看。」

佐佐木的神情在不算明亮的社團室中顯得有些陰沉，似乎回想起某種往事，在過去的日子裡錯過的事物，那彷彿是旅途終結的時候，突然想在某個景點下忘了拍照，而害怕因此滋生的遺忘。

我想起了伊豆田，她從來沒有對我使用過嘴巴，我總是用不同的物件來挑逗她的情欲，然後進入，我像是不斷的負責取悅她，而她享受著我的取悅。

我答應了佐佐木的要求，佐佐木走過來，坐在我身邊，我們接吻，我悄悄張開雙眼窺視她接吻的表情，她閉上了眼睛，但我很清楚，在她的舌上沒有任何感情，我們的接吻像外國的禮節。她的技巧很好，讓原來不存於我們之間的親密度提升到恰當的份量，佐佐木便放開了口。

她將手放到我的褲檔間輕輕按摩，然後拉開褲鏈，像外科醫生般從拿內褲中拿出我那暗赤色的部分，她說：「哎，我忘了這邊不能洗澡呢，這似乎太髒了.....好吧。」

佐佐木說完，起身走到桌邊，在她的物資中拿出一片可能是醫療用的薄綿，沾了水，然後回來，用那片薄綿輕拭著我的前端，她笑說：「勃起一下啦，這樣很難清潔的。」

我扶著她的腰，調整好了姿勢，感受著佐佐木的指尖，讓自己的下身勃起，佐佐木小心地拉下包皮，輕抹著龜頭下的髒物，大概抹了兩三圈，我已經順利地完全挺硬。

「呼，可以了。」佐佐木說，然後用指尖輕拉著我的表皮，讓龜頭儘量完全顯露。

我將手放在她背上，輕刮她的胸罩骨架：「可以摸嗎？」

「可以哦，想著小夢也沒關係哦。」佐佐木乾脆地說。

她低下頭，臉上散發的體溫籠罩我的下身，我感到她的呼吸，她又突然回頭看著我：「真的不直接做嗎？」

我猶疑了半刻，搖了搖頭，她笑說：「小夢還真的厲害，好啦，我也知道……」然後佐佐木溫柔地張開雙唇，吞沒了我的前端。我也覺得奇怪，我對佐佐木竟然沒有性愛的情欲，這說不定真的由於伊豆田的性感所帶來飽腹感所致，伊豆田充分的享受她身體上每一寸的性欲，從神經元到血管到表皮的每一個細胞，而我卻享受著挑起她性欲的過程。

佐佐木輕盈有致的吸吮，她讓我產生的性欲很動物性，像飢餓感或口渴感，我感受到她的舌尖靈活地撥弄我在她口腔中的龜頭，充血的酸軟感湧現。

「舒服嗎？」她開口嘴，問我。

「非常精彩。」我再說了一次這讚詞。

「以前有一個男友跟我說，我很有口交的天份，甚至比做愛更強，我倒是不明白什麼才算是天份。」

說完，佐佐木再次張嘴，頭部緩緩浮沉，唇肉滾擦著我的莖幹，兩片嘴唇像植物的葉片一樣包裹著棕色的下體，口腔因為含著硬物而分泌出的唾沒從嘴角滲出。

「就因為妳沒法察覺，那才是天份。」

我撩起她啦啦隊服，捲到肩上，她挪動了腰支，包裡在紫色乳罩中的巨乳沉甸甸的下垂，我將雙手伸往她的胸口，跟我想象的一樣，她是剛好一手不能把握的大小，紫色乳罩上的蕾絲紋路和乳肉的彈性在我的掌心翻滾，非常美滿。

「嗯……咕……嗯……嗯……」

乳房的神經讓佐佐木發出了呻吟，我拉開她的胸罩扣，讓雙乳露出，雪白的乳側加上棕色的乳尖，我悄悄輕拉著她的乳頭，佐佐木的呼吸顯得粗口，口中的吞吐加快了，舌尖和嘴唇套弄著我的前端，滾燙與柔軟夾雜包圍著我最敏感的部分。

「嗯……嗯……咕嗯……咻……」

與其說女人的口交技術需要天份，不如說與性格相關，心思愈細膩的女生投術愈精緻，而神經大條的女生，往往只懂含在嘴中，沒有任何技術地前後套弄，比自己用手還沒趣——佐佐木的心思很細膩嗎？就我和她僅有的相處而言，我感受不到。

她吸了一會，放開口，坐起身子，喘了口氣，抹著額頭的汗，笑說：「好久沒做了，有點累。」

「差不多了。」我說，輕撫著她沉沉分垂得觸目的美乳。

「決定要射的時候搔一下我的耳朵吧。」

佐佐木繼續低頭，非常俐落運用她嘴上的技術，我雙手包裹她的雙乳，用掌心便力擠壓，讓佐佐木也感受到與我對等的快感，我的下體在她的嘴中不斷鼓漲，跳動，佐佐木持續舌舔我的馬眼，甚至拉出用唇端輕吻。

「嘖……咻……咻……嗯……」



唾沒加上前列腺液的混和舔液沾滿了我的下身，我感到我的內部開始充滿著體液，充滿一種從內而外的澎漲感彷彿撐滿了佐佐木的嘴裡，我意識的開始一點點的流逝，這種無力感讓我喉間發出輕呼。

佐佐木仍然有致地舌吐著，我把玩著兩團柔彈，佐佐木的身體慢慢凝固成了她口中的舌尖，那靈活的一片桃肉像要勾引中我身上所有的血液，不斷地刺激我鼓漲到極點的各道血管，我終於輕搔起她的耳朵，然後射精了。

「唔——！」

佐佐木停了動作，喉間發出不知道是成功感還是驚訝感的低吟，扶著我的根部，讓我放鬆地噴發出所有，直到由激烈變為沉靜，佐佐木小心地離開我的下身，吻去頂端上多餘的白濁，然後抽出一片衛生紙，在我面前吐出一口的漿液。

她包起我的體液後，笑說：「雖然不抗拒，但我還是不喜歡吞下去的感覺，你喜歡女生在你面前吞掉嗎？」

「我倒是不在意。」

「那就好。」她微笑說。

我們整理好衣服，佐佐木用冰啤酒漱了口。我問她：「只有我一個人滿足，你會多少有些不甘嗎？」

「會呀，所以我今天晚上要用儀仗棒自慰呢。」

「咦……？」

「開玩笑啦，我又不是小夢。」

「你知道……？」

「我們可是室友哦，我們當然知道都知道對方的癖好呢。要滿足小夢不容易吧。」

「的確需要點花點心思。」

「那麼，下次跟我做的時候，用應付小夢的方法來服待我好嗎，好想試試看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吧，我答應你。」

然後佐佐木脫去了上衣，在我面前解下了胸罩，套上乾淨的新胸罩和日常的衣服，又脫去了短裙換上運動短褲。

我們離開了的社團室，外面已經快入黑了。

我需要解決晚餐，而佐佐木決定要回家，她跟伊豆田的公寓在距離大學有一段距離，步行的話幾乎要三十分鐘。

「我有腳踏車，很快就到了。」

我陪著佐佐木走著，路燈在暗藍的夜色裡像生物的發光組織般點亮，四處傳來各式各樣的吵雜人聲，下入黑後的大學會變成某種形式的社區，與一般的城市不一樣，在這個由學生組成的社區裡，充滿著各種各樣對世界的爭喧。

「在舉行論壇呢。」

我們經過某個廣場，野外的草地放置了瓦斯燈和桌椅，充滿原始感的佈置下，主持人是穿著襯衫，戴著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的青年。

**——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國家的保衛方式不能掌握在別國手中——**

「好投入。」佐佐木撇了一眼說。

佐佐木找到她的腳踏車，背上背包，離開前她凝著眼睛看我，我知道她在考慮。在她眼睛裡，有著非常強烈而且具體的勇氣，那種古典史詩式的春天，花香，流水，暖陽，在每一個決定要戀愛的女人眼中，我都看過這種眼神。

我想起她那無可挑剔的技巧，她嘴唇、舌尖、喉頭的每一寸肌肉的運動都是為了讓我射精的過程，她透過這些過程去得到她想要的結果，像她啦啦隊裡所有的身體動作，都只是為了演出成功。過程中甚至沒有不需要任何肉體上的感情，

然後她別開頭了，跟我告別後，騎上腳踏車，腳踏車齒輪運轉的聲音漸行漸遠，消失在黑夜裡。

**【第三回，完】**

## 第四回：箭

### 【第四回：箭】

「你還會其他的運動嗎？」

「不太講求瞬間速度的我也會，咪咪太大沒辦法。」

佐佐木放開弓弦，斜陽下穿過一道黑線，那箭中了靶，黃圈。

「要輸了哦，弘」。

我身後傳來伊豆田的聲音。我拉起弓，上箭，我感受到左手的身體肌肉繃緊，充滿血液而產生的體溫，我良久沒有感受過這種力量的累積感，我想象著心跳變得低沉，封閉起敏銳的聽覺，將精神集中在那道紅點上。

放手，中靶，紅心。

「嗚呼～竟然輸了。」

佐佐木放下弓，將護肩解下來，拿起地上的毛巾抹著頭上的汗水。

我回頭望向觀眾區上伊豆田，她雙肘槓在木欄上，微笑鼓掌。

「好熱哦，我先去沖個身～」

佐佐木說完，收起物品離開弓道場。伊豆田問我：「你以前有參加過比賽嗎？」

我端詳著手中的和弓：「中學時期有參加好幾次公開賽，但都沒有得過名次。」

「為什麼選擇弓道？」

「因為我很喜歡弓道的衣服。你要學學看嗎？」

「好呀。」

伊豆田微笑著，離開觀眾區向來我走來，我將和弓交給她。扶起她的左手，讓她的左手緊握住弓，她的背輕貼著我，我用掌心輕壓她的背，使的她背可以緊繃板直。

「純粹因為服飾？」伊豆田問。

「沒錯，」我回答，然後脫下護指，套在伊豆田右手指上「當我第一次在弓道社裡穿起那件弓道服，你知道嗎，那種感覺，那種在沒有任何雜念，全心全意就活在當下的感覺。」

「全心全意……」

我教伊豆田拿起箭矢，勾在弓上，伊豆田的身材與竹弓相比顯得矮少，她依著我的指示拉弓，顫抖的手顯示她無法拿捏第一次使用弓弦的力量，我撫著她的肩膀，試圖放鬆她過度緊張的肩肌和胛肩。

「現在閉上眼睛。然後深呼吸。」我在她耳邊說。

伊豆田閉上了眼，讓身邊的空氣從她細小的鼻頭流進去，日落的秋色落在她的皮膚上，閉起的雙眼顯出她的沉靜，奶油色的輪廓和五官彷彿的古老畫軸上的貴族。

「每次當我穿著弓道服，我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我回到了我理應生存的年代，做對了我該做的事，那一刻，我才是我——」我調整著伊豆田的姿勢，讓箭儘量對準目標「——放箭。」

伊豆田張開雙眼，放手，箭矢中靶的聲音，藍圈。

「對第一次射——」

「噓 - 」我打斷了伊豆田的話「不要說話，放緩呼吸。」

伊豆田微張開嘴，吐出一口微暖的氣，在準備入夜的冷空氣中溫軟得像充滿了蒲公英的花籽，我輕抱著她的腰——我突然察覺到這我們的第一次身體接觸，除了做愛以外，第一次的親密的身體接觸，我明確地感受到她的身體，緩緩和呼吸，髮間的香氣。

「這是什麼.....」伊豆田呢喃說。

「殘心。」我緊抱著她的腰。「古人相信，在射箭後沉靜身心，感受周遭的一切，會讓精神昇華，經過這個過程，我們才算完成了射擊，然後可以準備下一次的上弦。」

伊豆田無聲地呼吸著，四周沒有任何聲音，包括所有生物與非生物，我們無法察覺的日落，秋天的空氣，或許有我們沒有聽見的落葉，以及伊豆田的心跳。

「你在這時候感到過什麼。」伊豆田問。

「一切。」我說「記得的一切，我以為忘記了的一切，母親的，家裡的，值得歡笑的，令我落淚的，有時候什麼也沒有，我就樣這存在著，無理由的存在著，像不知道在哪裡被別人抓著領口『呷』地拋到這裡的存在。你呢，朝夢？」

「父親。」

伊豆田喉頭輕動，睫毛一眨，眼角落下了淚。

這是我意想不到的答案，也是我意想不到的眼淚。

而我與大部分的男生一樣，面對女人的眼淚，都只能手足無措。

「不，我沒事.....抱歉。」伊豆田說。將弓還給我，抹去了淚。

伊豆田轉身，想要離開，我不禁捉住她的肩膀。

伊豆田抓住我的手，提開，微笑說：「沒關係，我去洗個臉就回去。」

「那.....」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伊豆田說。

我目送伊豆田的背影離開弓道場。

我執著弓，藍色的夜幕開始染色天空，我執起一根箭，分腿，瞄準，拉弓，放箭。

撲，外側的藍圈。

「吵架了嗎？兩小口子。」我身後傳來佐佐木的聲音。

「不，沒有.....」我放下弓「你知道關於朝夢的父親事情？」

「不，不太清楚，其實呢，我跟小夢並不是很熟。」

佐佐木換去了運動裝背心和短褲，穿著日常女生的印花T恤和牛仔短褲，脫去了寬身運動裝後，合身的打扮令她的身材稍稍顯得圓潤。

「可是你們不是一起分擔房租嗎？」

「我們只是在日常課程上認識，攀談起來，剛好決定要租房子而已，女生嘛，稔熟跟了解程度又不會成正比。」

「不是還有第三人？」

「小籠？她也是小夢找來的，我也是在入伙才認識她，聽說.....是小夢在德語課上認識的。」

「你還真是隨性呀。」

「如果相處不來的話，再搬走就好啦~」

「這就是存在主義者嗎？」

「什麼什麼主義的，我可是完全不懂的。對了，等一下可以陪我去個地方嗎？」

我想起了上一次在社團室裡發生的。

「出現了哦~」佐佐木舉手食指指著我。

「呀.....？」

「男人想要做愛時的眼神。果然呀每個男人都一樣。」

「嗯.....平心而論，看見你這副身材，妳又跟我發生過那種事，沒有這種想法是很難的。」

「哈哈哈哈哈，所以我才是問題的核心嗎？」佐佐木說。

「唔.....假設世界上的女人都消失了，而又不存在任何同性戀者，男人還會想做愛嗎？」我反問。

「哈哈哈哈哈這種問題你去問小夢啦，好啦，你要陪我去嗎？不保證會發生肉體關係喔。」

- - - -

「看，漂亮吧。」

佐佐木在我身邊的草地上躺下來，看著星空。

我跟著佐佐木離開弓道場後，來到大學の後山，天色隨著我們的腳步變得晦暗，無光，我跟著佐佐木的腳步攀上山丘，像《多啦A夢》中那樣的後山，黑暗佐佐木牽起了我的手，她的腳步很俐落，似乎已經來過很多遍。

走到某片林下，我和她並肩看著校園，我們大學的建築群很疏落，像沉在海水中的礁，路間散落了白光。

「是星空呢。」我說。

坐下來抬頭後，我們便看見了星光，深藍色的夜幕上鑲著點點的星光，光害令星空顯得黯淡，但相比在城市裡，這已經能看到相對完整的星空了。

「今天是新月，這年秋天我還是第一次看星星呢。」佐佐木說。

「你喜歡星空？」我說。

「我是鄉下孩子，小時侯在鄉下每天晚上都能看見星星呢，那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來到城市後看不到了，每天晚上都要躲在房間裡，看見的都是窄窄的天和對面的大廈，有天我就想著上來這邊看看好了，雖然還是比不上鄉下，可是還是不錯呀，你看，是飛馬座。」

「飛馬座.....？」

我試著躺下來，看著跟佐佐木同樣的夜。

「那裡的那顆，還是這顆，那顆是頭，然後這顆是腳，這顆是翅膀。」

佐佐木伸出手，指向星空。

「呀？」

「完全搞不懂吧哈哈哈哈哈。」我耳邊傳來她的笑聲。

「還真需要想象力呢。」

「沒關係啦，飛馬座其實還長得比較像水母，對我來說那是『水母座』才對。而且在城市不注意看，有幾顆還真的看不到呢。」

佐佐木笑說，我嘗試注意看天空中的星光，眼睛習慣黑暗後，愈來愈多的光點逐漸浮現，原來稀疏的星空漸漸鋪滿更多的光，各自閃爍著強弱不一的光芒。

「你喜歡小夢嗎？」佐佐木突然說。

「喜歡呀，當然喜歡。」我回答說。

「承認還真乾脆啦，我以為你會像小說裡的男主角猶疑好一陣子。」

「你也會說，是小說裡的。」我們看著星空對話，枕著草地上沉實的涼意。「現實人生可沒有那麼多需要猶疑的部分，承認了又不會怎樣，是太多人都用所謂『猶疑』來掩飾懦弱吧。」

「那你剛才為什麼不追上去。」

我想起剛才伊豆田離開的表情。

「但我不了解她，還有她的父親。」星光愈來愈多，佔據了我的雙眼。「我認識伊豆田到現在，我們總是在對話，不斷地對話——」

「還有做愛。」佐佐木插嘴說。

「也是。可是說是都關於這個世界的事，關於我們身邊的事，用伊豆田話來說：我沒法體會她的『物自身』。或許有一刻，我突然說：『伊豆田，我喜歡你喔』，然後呢，伊豆田會說：『是嘛。』——這就是我們的對話。」

「好奇怪喔你們哈哈哈哈哈。」

「是有點。」

「小谷，我喜歡你喔。」

佐佐木說，聲音從身邊傳來。

「是，我聽到了。」

「不打算回應什麼嗎？」

佐佐木輕輕地握起了我的手。當別人對我們說出那麼直白的情緒，我喜歡你，我討厭你，我們會怎麼回應呢？我想著過去人生裡類似的經驗，我們其實反而會沉默不語，可能微笑，或是擁抱，或是接吻，感情的語言反而是語言的盡頭，在說出來後，所有更多的語言都沒有意義了。

「少騙人了。」

可是我說。

「被發現了哈哈哈哈哈。」佐佐木放開手。我聽見她挪動身體的聲音。「星空真的好溫柔呢。」

「溫柔？」

「你不覺得嗎，世上的任何光線看久了，都會傷到眼睛，太陽，月亮，燈光，連電腦也是，就只有星光，那麼繁密，卻沒有一點傷害性，星空是屬於每個人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星座，他自己的傳說。」

「你比我更適合文學系呢。」

「你發覺到嗎，在大學裡聽得最多的那句話反而是『你適合哪個哪個系』，還真悲哀呀，原來我們都沒有選對了路。」

「的確。」

我轉頭，望向佐佐木，她察覺到，也回頭來看著我。

「又出現了，那種眼神。」她指著我笑說。

「在這裡嗎？」

「我沒關係。」

我側身過去，抱起佐佐木的身體，跟她接吻，仍然是儀式性的接吻，我撫摸她的身體，令她的身體溫熱起來，然後解下她身上的衣服。黑暗中，她的身體泛著冷調的冷白，胸前的份量軟軟散開。

「我還沒有好好看清過妳的身體呢。」

「總有機會的。」

然後我進入她的身體，她抱著我發出輕盈的呻吟，我想起了以往無數次的性愛，那種充滿客觀性的性愛，我像另一個陌生的靈魂看著我胸前的佐佐木，又像我頭上的那片星空，看著在野外交合的一男一女，機巧地令佐佐木獲得快感，然後同時高潮，這一切可以不帶感情。

那都跟伊豆田剛好相反。

**【第四回·完·】**



## 第五回：革命傳單

### 【第五回：革命傳單】

那年的秋天，學校裡的學生運動氣氛愈來愈沉重，政府對於某條與國土安全有關條約的討論傾向與外國合作的一方，學校裡到處都能看見反對與別國合作的廣告，要求國家自強的標語，每天晚上隱約能聽見學生論壇的叫囂。

在這浮盪不安而且噪動的氣氛裡，我遇上了自從弓道場那天後，便沒有見面的伊豆田。

當我將她的電話號碼從屏幕中掃出，然而始終沒有將指尖的溫度沾上去。這種感動\覺我很明白，有好幾次，或幾十次的關係，都是因此而結束，那些我已經想不起名字的女人，我們都害怕了解對方。

那天我尋常經過某個草地，那裡正舉辦學生論壇，然後我看見了她。

伊豆田坐在論壇稍後的位置裡，身邊的坐位都空著。

我看著她的背影，想起了那個那刺獨的比喻，我們愈靠近，獲得更得的除了體溫，還有陪隨著傷痛的穿透，我和伊豆田都站在懸崖的兩岸。

我走上去，試圖以最尋常的方式坐在她身邊。

伊豆田看見我，微笑說：「嗨。」

「你對學生運動有興趣？」

「上次不是跟你說過，我也懂得沙特嘛。」

伊豆田地從包包中拿出唇彩塗抹，這是她遇見認識的人時，開始談話前的習慣。

「那個什麼自決存在.....」

「**est-pour-moi**，自為的存在。」伊豆田修正了我。

「對，總之就是那個，所以你要加入學生運動嗎？」

「只是今天晚上主辦單位當中，有我認識的朋友而已。」

「噢。」

然後我們又再次沉默了，伊豆田的那句「父親」一直盤據著我的腦袋，而答案距離我不到五公分。

論壇開始了，前方的發言憤慨地咒罵著政府，那像別國的语言。

論壇的四周掛起了燈，明黃色的燈光從照亮了伊豆田的臉。

「要一起走嗎？」我問。

「為什麼？」她說。

她看著我，仍然微笑，學生運動的激烈言詞淹沒了我們，我們在喧囂中無聲對望，似乎我能使用的每一個字詞都變得非常沉重。

「為什麼？」伊豆田又問了一次。

無數可以作為的答案的理由掠過，彷彿一群白鷗在帶著陰影掠過，卻除了殘影外，什麼也不留下。

「那.....我先走了。」

我轉身離開。這是一種直覺，我知道現在還在不是時候，我無法再進一步探聽伊豆田的世界，當感情和理性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留給時間，在伊豆田的時間裡，我需要暫時離開。

前往論壇的人愈來愈多，每個向我迎面而來的人，臉上都是渴求著參與在運動裡，希望自己可以分享世界，我卻逐步走向無人的夜裡。

我並不想回到宿舍，我想起了佐佐木，我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她，但我並不希望用她來填補伊豆田的空缺，我不自覺地步向圖書館，在學校的夜裡，可以獨處而又舒適的地方，往往只有圖書館。

就讀文學系的我，雖然沒有特別熱衷於閱讀文學作品或書籍，但為了滿足系上作業的多方面要求，學校圖書館我還算常客。

我們學校歷史悠久，在上上世紀洋務化的過程中建立，圖書館也因此是一種歐式的建築，雖然坐位、設備、系統都現代化了，但作為圖書館骨肉的部分，像走廊，書架，迴廊，地板，都仍然是古舊而略帶幽暗的形式。

圖書館總彷彿把世界的聲音都吸收掉，那死亡般的書本安然躺在書架上，我繞了一圈常去西洋文學部，沒什麼特別起眼的書，也沒有勾起閱讀欲望的，然後，似乎是有意地，我走到哲學部。

哲學家的著作，傳記，解析以時代排序，從古希臘時代到後現代，「沙特」的名字映入我的眼裡，我伸手拉出，我不清楚那就是沙特自己的書，還是別人解析沙特的書，我翻開，那些囁碎的言詞讓我立刻進入無法閱讀的狀態，那幾乎難懂得令人目眩，這都是伊豆田能看得懂的書嗎，這都是伊豆田身體裡的宇宙嗎？

我呼了口氣，正想將書闔上，放回去。

轉身之際，背部卻碰上了某人，我跟噙了半步，書掉在地上。

「非常抱歉。」

我回頭，那是一個黑色長髮的女性，不，應該說是「女孩」比較貼切，她的身材非常矮少，我一般的身材也足比她高了半個頭，她手推著圖書館的運書車，是圖書館理員嗎？

她沒有回答我的致歉，這顯得尷尬，無論是多微小的過失，回答別人的致歉是基本人與人溝通的禮貌，但她沒有，她看著我掉在地上的那本書，彎身幫我撿起。

我接過，說：「感謝。」

她仍然沒有回答，眼神有種流溢出來的低沉。

她長著一頭烏色的長髮，非常深邃的黑色，明顯出生到現在都不染不燙，在這個年代而言，可是非常難得，她並不漂亮，有種不起眼的純樸，連身材也非常瘦削。

「請問，你是圖書館理員嗎？」我問。

她看了我一眼，才緩緩的說：「是的，有什麼可以幫忙嗎？」

「請問這種書很多人會借嗎？」我揚起手上的沙特。

她幾乎不帶任何感情的瞟了我一眼，那是受過訓練——刻意隱藏感情的。

「這些書是指……」

「這裡的，所有的哲學。」

我掃視了一眼這兩排的書架。

「很多。」她回答我說。

「咦？」

「嗯？」

我驚訝著，而她疑惑於我的驚訝。

「妳說，這種根本看不懂的書很多人會借……？」

「以我的印象，是的。」

她拿起運書車上一本書，順著索書號，放進書架裡。

「可是……我還以為，根本沒有人願意看這些書。」

她又再拿起一本書，放到書架上。

「借了又怎樣，又不一定看得懂。」她說。

「妳說的也是。」

我將那本沙特放回去，她卻突然截住了我的手，把沙特移到別處。

「你放錯位置了。」

「呃……哦。」我不好意思地笑說。

她似乎已經將書都還了架，推著運書車準備離開。跟剛才一樣，沒有一句道別。

然後，我丟這些哲學書本的壓迫感，離開圖書館。校園變得更安靜，我想起，剛才那個不知名女生那句話「借了又怎樣，又不一定看得懂」，那種漠然的眼神，似乎宣告著世上一切的徒勞無功。

當我試圖了解伊豆田，最後又只能徒勞無功嗎？在那身體裡的「物自身」，只能於不存在又不能被理解的形式存在嗎？

當這些想法像蒼蠅圍繞我的腦袋，我面前突然傳來了喧嘩聲。

那是騷亂的喧嘩，充滿慌亂感，我進來這學校初次聽見這種騷動，那不是祭典或是大型活動，我沿著聲音前去，突然心裡一慌——

那是剛才伊豆田所在的學生運動會場。

我不覺急步往前，揮之不去的不安感慢慢浮升，騷亂聲愈來愈大，終於我看到了人潮。

不，更準確的說法，那是學院保安與學生混起的人群，為數不少的人群圍在草地上，不斷的叫囂，奔跑，大堆人想擠往中心去，然後穿著制服的保安又把他們拉出來，有人失去平衡倒在地上，有人推開保安失控般衝撞，吵雜聲完全佔據了我的聽覺。

「朝夢！」我不覺大叫。但瞬間被吞滅了。

我呼了口氣，衝進騷亂當中。

這是我這輩子首次身陷騷亂，心跳無法自控的加速，而皮膚上卻滲出一層汗液，粘稠的冷意包裹全身，心臟的跳動卻在我耳際伴隨血液的升溫而錯亂，人群暴發出無以名狀的尖叫，狂吼。明明只是一小片草地，我卻似乎抓不住任何的方向感。

「朝夢！」我再次大叫「伊豆田朝夢！」

呀——

一把女性尖叫傳進我的耳裡，我回頭，不是，那不是，那是來自遠處的懼恐，我推開互相拉扯，推擠的學生，本來是座位的椅子散落一地，我無法了解這些人是想繼續集會還是逃離現場，各種形式的混亂聚合成場中央的火光。

那片熊熊燃燒的火光在騷亂的中心處，那是一個不算巨形的火盆，一般應該用來焚燒垃圾，不斷有人著魔似的高喊，將紙張丟進火盆裡，火舌將寫滿字的白紙捲成焦黑，飄散出昆蟲一樣的飛灰

熱力使我灼得我滿身是汗，我的呼吸開始侷促起來。

火光的使每一個都變成了單薄的紛亂的人影，我彷徨地四周走動，仍然看不見伊豆田的身影。

我的耳朵開始失去該有的聽覺，人聲開始逐漸寂滅——

「弘？」

有人捉住了我的手。

是伊豆田。

我看見了，她臉上一抹黑色的灰，像戲劇的化妝。

我伸手，抹著她那片灰，那片灰卻在她白色的皮膚上擴散開去。

「你在幹嘛？要一起燒嗎？」

「燒……？」

「學生會印制的假保安條約。」

伊豆田拈起一張紙，白紙黑字，是剛才眾人瘋狂似地焚燒的那張紙。

「來。」

伊豆田牽起我的手，踩著秋後乾燥的草地，我和她並肩站在火盆前，火盆中的飛焰暴烈翻飛，升起的空氣湍出空洞的燥音。

「你知道那個穴居人的比喻吧？」伊豆田說。

「嗯？」

「我們看見的，都只是投影，而非真實。」

伊豆田遞出手，將紙條放出，那紙有無形的力道承托，飄進了火焰當中，隨著火焰明滅的頻率而焦枯。一切都化成了灰燼，點點的黑屑隨熱氣上昇，然後又像灰色的雪，無聲降落。而我和伊豆田仍然緊握雙手。

**【第五回，完】**

## 第六回：小提琴

### 【第六回：大提琴】

我初次覺得，宿舍是如此的寧靜。

我和伊豆田離開騷亂後，我牽著她的手，沿著夜路，來到我的宿舍。

這是她第一次來我的宿舍，我亮了燈，明白的燈光照下來，一床一桌不大的房間，伊豆田立刻給書櫃吸引過去了。

「果然只有跟系上課有關的書。哈。」伊豆田笑說。

我拿起了毛巾，強拉她坐在床上，我拉來椅子坐在她跟前，燈光下，才發現她臉上都是灰燼，臉上有著一片黑色的污蹟，泛著充滿骯髒感的油光。

「有受傷嗎？」

我伸出毛巾，抹著伊豆田的臉，雪白的毛巾立刻沾黑了。

「沒有～」伊豆田笑說。

「你怎麼好像很興奮？」

「因為很有趣呀，你知道嗎，當論壇進行到一半，主持人向在場的每個人都派發了一張假的安保條約，然後拉出了火盆，說：『我們一起把這叛國條約都燒掉吧！』，然後就起了火，你走了真的可惜，剛才的氣氛，好像真的就是革命的前夕，**好像明天，世界就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伊豆田忘形地說著，到我將她臉上的污漬都抹去了，她的皮膚依舊是那像半透明的肌色，燈光都融化成流體狀，凝固成伊豆田的臉頰。我不禁將掌心貼在伊豆田的臉上，她微笑著，也握著我的手。

「怎麼了？有需要那麼緊張嗎？」她說。

「我只是.....突然——」

「突然？」

「當我站在騷亂裡，當世界如果真的改變了，朝夢，那你呢，你怎麼辦？」

「我.....？」伊豆田笑著，突然變得淡淡然的。

「當世界朝著我們想象不到的方向改變了，革命真的成功了，那我們，你呢？朝夢，你會消失不見，還是也隨著世界改變？我還可以.....」

「我會.....」伊豆田低垂眼簾。

我們的臉緩緩靠近，直到我的嘴唇，碰到伊豆田的。

我們接吻，擁抱，摸撫對方身上的衣料，倒在床上，然後繼續相吻，這不再是那種儀式性的吻，我們喘息著，伊豆田的嘴巴很濕潤，她的臉上仍有炭火的乾烤氣息。我好像要借由伊豆田的呼吸聲來確定某些事情，那種存於我倆之間無形的關係，我感到伊豆田也是。

我掀起伊豆田的長裙，撫摸她的大腿，精細的肌肉線條，遊移到她那片溫熱的暗處，伊豆田吸呼了一口氣，像初夜的少女，半驚懼地望看我，她噤聲說：「不要……」

我無法理解她的言詞，我以為這只是女性偶爾的心理轉折，但當我試圖拉開她的內褲，她卻用力抓住我的手腕，又再說了一次：「不要。」

我探進伊豆田的內褲裡，一如既往地愛撫她的私處，但我突然明白了，也感受到異樣。

伊豆田並沒有濕潤。

無論是外陰，還是陰核，都沒有任何的分泌物，伊豆田的下體變成了**純粹的器官**，由乾涸的皮膚包裹的肌肉組織，我輕撫著，而她仍然沒有回應。我嘗試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探進去，可是當指甲碰到那裂縫。

「丫呀——！」

伊豆田痛苦地尖叫起來，眉額緊緊皺成一團，我慌忙將手鬆開，我突然明白到事態的嚴重性，那裡已經不是生殖器了，伊豆田的身體失去了對性欲的回應。

我撫著伊豆田的臉：「怎麼了，對了，要用**別的東西**嗎，我去找找看……」

「不，不用，不用……」

伊豆田更加用力地抱著我，將臉埋在我的肩膀上，開始抽泣起來。

我輕撫著伊豆田的頭髮，我雖然抱著她，卻突然覺得臂中一片空無，那裡並沒有任何人，或是我能理解的任何事情，那個叫伊豆田朝夢的女人變成了我無法辦讀的對象。

- - - - -

那之後的一段日子，伊豆田也睡在我的房間裡，我們並沒有做愛，甚至沒有嘗試去做，像兩個普通人，並肩睡在略顯狹窄的單人床上。

「小說總是騙人的。」有天晚上，伊豆田如常關了燈，竄上床來。

「嗯？」

「總是描寫情侶『相擁而眠』、『抱著入睡』，這根本沒有辦法做到嘛，無論是你還是我，分開睡才是最舒服的，就連枕著手臂，交疊雙腿這些最基本動作，睡久了也會顯得不舒服。」她邊說邊捲動被

單。

「的確是呢。」

「所以我們睡著的樣子就像罐頭沙丁魚，瘦瘦的兩條物體擠在方形的空間裡。」

「沙丁魚呀……？」

「哼。晚安。」

「晚安。」

我感受著身邊那充滿體溫的空間。想著罐頭沙丁魚開封後的樣子。如果這刻天花板上有著第三者的視角，我和伊豆田兩人並排入睡，緊緊地擠擠在一起又無法相擁的姿態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某天下午，我陪著伊豆田去聽一場管弦樂演奏會。

演奏會的其中一名成員，是伊豆田的第三位室友，杉崎籠。

「小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哦，你要注意聽呢。」

「你的室友還真的多才多藝呀。」我想起運動形的佐佐木。

「多才多藝？包括我在內嗎？」

演奏會辦在學校的小型禮堂，那是學校的弦樂隊，每半年會演出一次，作為成果發佈會，我們學校也算有名氣的老校，弦樂隊也是幾十年的傳統，入場人士眾多，驟眼看過去都爆滿了，我和伊豆田難得佔較好的位置。

我望向穿著一身英倫式洋裝的伊豆田。

「如果『誘發疑惑感』可說是技能的話，那麼也算。」

「真是榮幸呀。」她微笑說。因為英倫洋裝，她換了暗紅色的唇彩，笑容變得妖豔了。

弦樂隊成員上場，觀眾發出敬重的掌聲。

「那個，小提琴第二行左邊數起第三人。」

我依著伊豆田指示，在黑衣的人浪裡找出她的那位室友，心裡按著人頭默算左邊數起第三人，是一個黑色長髮的女生。

「咦……？」我輕輕驚呼著。

「怎麼了。」

「黑色長頭髮，身材很矮少的那個嗎？」



「是哦，那就是小籠了。」

「我跟她碰過面，在圖書館裡。」

演奏會開始了。指揮揮起指揮棒，交響的旋律令人想象昇起的日出，我對古典沒有絲毫的研究，翻開場刊，第一首曲目是莫札特的《第33號降B小調交響曲》，非常輕快的曲調，有著滿溢的愉悅感，音樂飄散成空氣中的微粒，滲透在場聽眾，我望看這些微粒的鍛造者之一杉崎籠。

我也有懷疑否認錯了。但當我看見她拉奏小提琴的動作時，我肯定了，她就是前幾天晚上，學生騷亂時在圖書館裡看見的那女生，那幽暗，陰沉，不帶感情跟我說「就算借了書回去，也不一定看得明白」的女生。

她的拉奏方式很獨特，與身邊所有演奏者有明顯的差異，管弦樂團不是軍隊，雖然號稱交響樂，但每個人仍然保持著作為演奏者的獨立性，但杉崎籠不只如此，她的精神以實體的方式分離了，她在拉小提琴，但她並沒有沉醉在演奏當中，那些滲透性的微粒無法沾上她的皮膚。

《第33號降B小調交響曲》結束了，然後是海頓的42號交響曲，杉崎籠沒有任何表情轉變，機械式翻開樂譜，扭緊弦線，安靜等著指揮的提示，然後演奏，直到樂曲結束。演奏會共有五個曲目，第三和第四曲是分別是布拉姆斯的中提琴四重奏和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屬於小型樂曲，杉崎籠都沒有上場。

最後壓軸的是莫札特的《第22號鋼琴協奏曲》，全員演出，杉崎籠也坐在原來的位置上，莫札特鋼琴協奏曲比剛才的交響曲更具層次，不只是春日藹藹的柔和感，旋律明顯帶有強烈的激情，直到此刻我才察覺到杉崎籠的演奏實在是非一般地好，她依舊毫無表情，像戴著精製而成的面具，但飛舞的手和琴弦完全攀附著旋律，鋼琴協奏曲的主角當然是鋼琴，但杉崎籠的音色像海浪上的水花，沒有絲毫的違和感地隨節奏流麗起伏。

「小籠果然很厲害呢。」演奏會結束了，我和伊豆田站立鼓掌，杉崎籠和所有成員一同鞠躬謝幕。「尤其是最後的協奏曲。」

「第一首交響曲不好嗎？」我嘗試性地問。

「太平淡了。沒有任何性格呢。」伊豆田如是回答。「你肯定你在圖書館看過小籠嗎？」

「對，是她，沒錯。」

「怎麼那麼肯定。」

「那就像.....」我沉思了片刻想著該怎麼解釋。「我不會認不出你一樣。」

伊豆田無言微笑了，散場後，伊豆田帶著我去後台拜訪杉崎籠，「反正你已經認識寧寧了」，我看不出這個理由的說服性，但還是跟上去，紛亂的後台裡，她坐某張椅上收拾樂譜和雜物。

「嘿，小籠～」伊豆田走到杉崎籠跟前對她說。

「咦？」杉崎籠似是未曾想過會有人在後台呼叫她，她微微驚訝著抬頭「伊豆田同學？」

伊豆田同學？這實在不像同居者的稱呼。伊豆田寒暄了幾句演出上的話，便拉著我的手臀說：「這是小谷弘，他說他認識你喔。」

「你好，想不到你是朝夢的室友，我們在圖書館裡見過面，你記得嗎？」

「呀.....」

杉崎籠站起來，但身高關係仍然昂首看著我，這是她第一次正眼看著我，而我也第一次仔細地端祥杉崎籠，可能是因為演出關係，她上了一層很薄的妝，雖然仍然說出不上漂亮，但輪廓很注目，尤其那突出的眉骨。

「對不起，我沒有印象。」杉崎籠說。

「呵呵呵呵呵呵。」伊豆田樂不可支的笑了。

「笑什麼啦.....」我不禁冷眼說。

杉崎籠沒有插話，像旁觀者般看著我跟伊豆田的互動，充滿抽離感的眼神。

「小籠妳現在就要回去嗎？」

「嗯。」杉崎籠微微點頭。

「那就好，希望寧寧不會太寂寞。」

「伊豆田同學最近不會回來嗎？」杉崎籠背上小提琴，她的身材連小提琴都顯得沉重。

「嗯.....這個問題哦.....」伊豆田看了我一眼，杉崎籠也跟著伊豆田的視線看著我。「我先失陪一下，你們都外面先聊著。」

說完，伊豆田就詢問著洗手間方向離開了。

剩下我和杉崎籠。

我只好提議到演奏廳的入場處等伊豆田。

「你的演出非常精彩。」我說。

「感謝。」杉崎籠回答。

「雖然我不太懂古典音樂，卻令人印象深刻。」我說。

「.....請問你跟伊豆田同學是情侶嗎？」

出乎意料之外，話題突然切換了。

「唔，這個問題，我實在難以回答。你真的沒有印象嗎，學生騷亂的那天，我在圖書館有碰過你，你還跟我說，哲學書其實非常多人借。」

杉崎籠回頭看著我，又是那深邃得不見底的黑色瞳孔：

「對不起，我真的沒有印象，抱歉。」

杉崎籠瀰漫著生硬的隔離感，如果說伊豆田身體裡有某種透明又不可知的特質存在著，那麼杉崎籠就是整個人都在一個巨大的玻璃箱裡，別人敲不進去，而她也不打算走出來。

「你從小就練習小提琴嗎？」我故且試著詢問較客觀的問題。

「……」杉崎籠轉過身，看著會場的一些裝飾，沒有回答。

「你的小提琴是——」

「我並不喜歡小提琴。」

杉崎籠突然說。語氣中沒有足以感知的情緒，但她身上的疏離感轉換了，像樂章的替換，突然轉換成了沉重的抑壓感，銖連續的重沉音在杉崎籠身上盤旋，連綿不斷，非常強硬地糾正我錯誤的言辭。

「我並不喜歡小提琴。」

杉崎籠又重覆說了一次，但那不像跟我說，而是自言自語，她再一次地重覆，而是向自己強調——她並不喜歡小提琴。

**【第六回，完】**

## 第七回：香蕉

### 【第七回：香蕉】

「有天晚上，我突然很想吃香蕉，黃色粗粗的香蕉，不要想色色的事情喔，真的就想吃而已，想吃到不得了，滿腦袋都是香蕉外表硬硬，而裡面柔軟的質感——真的沒有在說色色的事情喔，我在充滿香蕉的盼望下離開了房間，拿了單車，在晚上的城市裡亂逛，每看見了一間便利商店便滿身大汗的衝進去問：『這問還香蕉嗎？』半夜看見一個少女那麼激動地找香蕉，會想到什麼呢？不過也沒關係啦，我那時候就是想著香蕉，香蕉的氣味都在我的口腔裡飄散出來了，再不吃香蕉，搞不好我自己會變成香蕉，然後吧嚕吧嚕地把自己一口口吃下去呢，終於我總算找了一間便利商店還有香蕉，我把錢丟給了店員，就直接撕開膠袋，剝了皮，當場將奶白色的果肉咬下嘴裡，嘴嚼，不斷嘴嚼，直到香蕉的氣味粒子充滿了口腔裡的每一個細胞，我吃完了香蕉，站起來，世界回復正常了，我回到了不會想吃香蕉的世界裡。想起來這真的很可怕呢。」

「是很可怕。」

我坐在佐佐木的對面，佐佐木的房間除了各式各樣體育用具，沒有任何的陳設，她回到家後便會把胸罩脫下，寬身的t-shirt下仍然看得她乳房的輪廓和被乳頭撐起的突出。那依然非常吸引眼球。

「可能小夢，也只是去找尋她想要的事情而已，人有時就是這樣。」

「我想知道，她到底在找什麼。」

「也許她也不一定知道。」

「但寧寧你剛才所說的，妳很明確的知道對香蕉的欲望，那麼明確而強烈的欲望，如果那天晚上，我在妳身邊的話，我會明確的感覺到，你對於香蕉的意欲，但朝夢不是，我感覺不到她身上有任何的需要。我感受不到。」

「或許她最近想要一個人吧。」

「但我至少想知道，她到底在哪。」

佐佐木坐在床上，我像會見心理醫生，拿著水杯，坐在木椅裡，視線失焦地將我心裡的想法說出來。

**伊豆田失蹤了。**

某天上午，我獨自在宿舍裡起來，發現她不見了，我以為她只是有事情要出門，或是上課，卻發現她拿到我宿舍裡的衣物，用品，幾本翻閱的書，都全部不見了。我撥打她的電話，又發現她已經取消了帳戶。

我找到她和佐佐木，杉崎共住的公寓裡，佐佐木也很驚訝伊豆田消失了的事情，她知道伊豆田這陣子住在我房間裡，偶爾發現伊豆田的房間進入過的跡象，也以為只是伊豆田回來拿些用品。

我們檢查過伊豆田的房間，沒了幾套衣服，書本放得整整齊齊的，德語版的《純粹理性批判》也依然放在書架上，提款卡，錢包等等身份證明文件都不見了，但護照卻留了下來。

「那我們至少肯定小夢沒有出國。」佐佐木說。

我努力回想跟伊豆田共寢的這些日子，我們白天幾乎都各自行動，打工，上課，偶爾逛逛書店，聽音樂會，到城市裡到處蹣跚，我多配了一把鑰匙給伊豆田，讓她可以自由回去，每個晚上，都是我先梳洗，然後到伊豆田，伊豆田喜歡用傳統型的沐浴液，沒有太多人工的香料，只有淡淡的肥皂味，然後一起入睡，入睡前提著閒話。那瓶沐浴液也跟她一同消失了。

「小夢的母親她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遺下她跟父親，伊豆田的生活費是父親年青時的積蓄，還有遠方親戚的援助，我們需要跟她的親人說嗎？」

「她的父親是……？」

我想起那次箭道場裡，伊豆田說了「父親」，然後默默流下了淚。

「我不清楚她父親的情況，小夢從來沒有提到過。需要到學生辦公室查問嗎？」佐佐木說。

我想到如果到辦公室去查問，那麼就一定要匯報伊豆田失蹤了，在目前的情況，我還不想做到這一步。我隱約覺得，伊豆田並不想除了我、佐佐木和杉崎以外的人，知道她的失蹤。

我打開伊豆田的個人電腦，裡面沒有多餘的東西，網頁裡也沒有任何搜尋旅行相關的記錄。

我找到她了的課表，我按照著課表去上課，幾乎全都是哲學系的一般課程，從柏拉圖對話錄，到後現代思潮，每一堂課我都聽不明白，每一堂課都沒有伊豆田。

伊豆田消失了，像在飄落在雪地上的白色雪片。

「你很寂寞嗎？」

一個多禮拜後，伊豆田仍沒有任何音訊，我再一次來到她們的公寓，伊豆田的房間沒有上匙，但裡面沒有人，佐佐木說她找不到伊豆田房間的鑰匙，可能是她拿走了。

「自從跟朝夢一起後，我便無法分辨到底是什麼是寂寞。」我回答。

「是嗎？為什麼？」

「寂寞，是當我們感覺到心裡缺乏某個部分，但又發現身邊的一切事物都無法填補那處空虛而產生的，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法填補這個空虛，也有些人以為填滿了，直到很久以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只是將一些**別的東西**。」我回想著伊豆田「而伊豆田並沒有填補我的空虛，她只是純粹的存在著在我的面前，那麼無法否認的純粹。」

「那麼反過來想，你有填補到小夢的嗎？」

「我不知道。」我搖了搖頭「朝夢有太多的東西我無法捉摸，她是透明的，佔據了一定程度的空間，但卻看不見任何事物。」

我說著便流下了眼淚。液腺分泌出水份，在我的緊窄的眼角裡滲出了淚。

佐佐木走到我的面跟，抱住我的肩膀，用衣角抹著我的眼淚。我知道那並不是哀傷，伊豆田她沒有任何意義上死去，她只是移動到我看不見的位置而已。

「我明白了。」

「嗯？」佐佐水抱著我的頭，將我埋她在的頸前，她的身上有乾爽的味道。

「那天朝夢，在殘心的時候流下的眼淚。那是因為世界改變了，而我們沒有改變。」

佐佐木靜靜地聽著我的話。

我再說：「朝夢消失了，而我所生存的，卻還是有朝夢的世界。」

那天晚上，當我離開伊豆田的公寓，佐佐木對我說：「或許你可以跟小籠談談。」

「杉崎？」

我望向那扇門上掛著「杉崎」的門，似乎是鎖上了。門牌是白底黑毛筆楷體寫成的，完全沒有現代女性化的修飾。我來的時候門已經關上了，只有門蓬下透著燈光，在佐佐木對話的期間也沒有打開過，不知道她在門後能否聽見外面的情形？

「小籠看起來冷冰冰的，卻跟小夢有種特殊的感覺.....」佐佐木若有所思地說。

「特別的感覺？」

「就像.....兩個專攻同樣運動的老拍檔般，大概就這感覺。」佐佐木說「這麼晚上還要走回學校？真的不留下來睡嗎？小夢應該不介意你睡她的床。」

「不了。」

我看著佐佐木的瞳孔說，喉間仍然有著咽哽感，佐佐木看見我的眼神後，便現出了略帶失望的表情。

「晚安。」我說，然後離開了她們的公寓。

- - -

伊豆田在冬天最淒厲的日子離開，那也是一年裡最安靜的時候，天空厚厚的密雲使世界成了似乎成了密室，葉落盡了，寒流把聲音都壓成沉默，快要接近新年的前幾天，我走進學校活動大樓的門，尋找那小小的活動室。

活動室外傳來斷續的樂器聲，樂章像虛線般夾帶著空白，我不懂得任何樂器，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動輒二十分鐘、大半小時的大型交響曲，是如何透過這些斷斷續續的操練得來的。

「你好，杉崎同學。」

「欸？」

那瘦小的黑髮身影背著小提琴袋，推門離開。當她看見我在門後，便稍稍張開了眼睛看著我，但這眼神如同她其他的表情，一剎那便從她臉上蒸化了。

「冒昧打擾，非常抱歉，我想跟妳談些事情。」

活動室中陸續有其他學生離開，都瞧了我跟杉崎幾眼，但也沒有跟杉崎告別便在我們身邊離開了。

「是跟伊豆田同學有關的嗎？」杉崎說。

「是的，請問你接下來有時間嗎？」

「嗯。」

杉崎輕輕的同意過後，我便跟她來到學校內的一間咖啡館，我幫杉崎點了柑橘茶，她很安靜地透過落地玻璃看著窗外的景色，黯淡的天色落在她的臉上出奇相配。

「還好你這次有認得我。」我拿起重焙曼特寧咖啡，試著先說一些讓氣氛變輕鬆的話。

杉崎沒有回答。她乎沒有正眼看別人的習慣，但你能感受到她並非把你無視，精神依然一貫集中在對話者的身上，只是眼神沒有落在你身上的任何一個部分。

「妳知道朝夢她失蹤了嗎？」我說。

「失蹤？」杉崎稍稍歪起了頭「是指.....我沒法用通訊工具確定伊豆田同學的位置嗎？」

「如果你要這樣修正，也沒錯。」我說「有人說過，妳用詞的方式很特別嗎？」

杉崎沉默了片刻，似乎刻意地呼吸起來：「伊豆田同學有這樣說過。」

「你跟朝夢是怎麼認識的？」

「德語課上。伊豆田同學跟我練習著對話，她說，我的德語發音非常標準。」

「是哦。」杉崎講話的聲線不算特別輕，至少比她各方面的表現方式來得明顯而踏實，有著鄉下女高中生的穩定和安靜感「那花了不少時間練習吧。」

「沒有。我是混血兒，祖父是奧地利人。」我望看她那突出的眉骨，她似乎不太在我意注視她的視線，原來這來自歐洲的血統。她又補充說「但我小時侯便離開了奧地利，所以沒學到什麼德語。發音也是來了大學重新再學。」

「可能是嬰兒時期的記憶吧，孩童時的經歷比我們想象中影響得更深。」

「或許。」

像寒風吹過的沉默。杉崎呷著柑橘茶，維多利亞式的繡花瓷杯上升起白煙，飄散著帶有酸性的果香。進來咖啡館後，她把黑色的風大衣脫下來，穿著灰色雙排扣法蘭絨外套，剪裁工整而有力，似乎是某個品牌的特別設計。下身是極簡的修身暗藍色牛仔長褲和黑色的亮面短跟鞋。

我發現了，杉崎就算不說話，或是你們之間沒有話題，你也不會有特別的尷尬，或許她根本不會讓你有言談甚歡的期待，從不需要努力尋找話題這一點而言，跟她交流其實非常的舒服。

「杉崎籠是本名嗎？妳該不會其實是貴族的後裔吧。」我開玩笑地說。

「不是，只是普通的家庭，祖母是日本人，出生時就叫這個名字了。」

「『籠』這名字很特別，寫法是『籠子』的『籠』嗎？」

「嗯。」

正當我想進一步追問名字背後的意思，她卻說話了：「伊豆田同學會回來嗎？」

她的視線依舊沒有看著我，但我卻感受到她那的語氣改變了，語調當中多了一份特別的調味料，整個層次瞬間分明起來。

「我不知道。」我說。

「小谷同學不是伊豆田同學的男朋友嗎？」

「如果妳是指一般的情侶關係，我們並不是。」我確實回答。「今天我主要想知道的，只是妳會朝夢認識的經過，或是相處的經歷。可以請你盡量詳細的告訴我嗎？」

「理由？」

我喝了一口咖啡，甘苦的香味像春雨的後竹荀般升到腦際，我皺著眉頭，語氣變得連我也沒有想象過的沉重：「因為我想找到她，我想知道她的事情。」

杉崎又沉默起來，她說話和不說話之間有著特異的節奏，她似乎不是刻意不說話，又不是刻意地沉默，她往杯裡添加了新的沸水，讓果香盪漾起來後，她說：

「去年秋天，在哪邊的位置上。她也是在這咖啡廳裡跟我聊天，」

杉崎的視線投各咖啡廳的另一處，落在某張四人圓桌上，目前該處有三個女大學生坐在那裡，玩著手機，用現代女性略帶做作的聲線笑鬧著。

我想象像老舊的菲林影片在我眼前掠過，淡灰色的畫面裡，一年前的伊豆田和杉崎，兩人看起來會說不定像姊姊和妹妹吧？

「一年前的朝夢是怎麼的呢，我很好奇。」我笑說。

「伊豆田同學很漂亮。」杉崎說，沒有加上任何強調語氣的語尾。「除了母親，是第一個主動向我說那麼多話的人，她說了很多哲學的事情，文學的故事，也跟我請教了很多小提琴和古典音樂的事情，



有時候她會拿著德語書、或是詩集唸給我聽。」

我的目光仍然集中在那張桌子上，我恍惚看見了伊豆田，某種半透明的幻覺，她穿著她素色的打扮，那像雨水一樣的聲線，向杉崎誦讀德語的詩作，生澀的，一句接著一句.....

「你喜歡朝夢嗎？」我問。

「我羨慕她。」杉崎回答。

「羨慕？」

「伊豆田同學她很努力的活下去，每一天也是。」杉崎說。語氣很緩慢「她不像佐佐木同學，沒有明顯的動機，但伊豆田同學，每天也在尋找日常生活中的觸感，伊豆田同學本身就像旋律一樣的存在。」

「像旋律一樣的存在。」我重覆說了。然後又反問「你有跟朝夢說過這些嗎？」

「沒有。」

「為什麼不？」

「我不喜小提琴。」語題突然改變了「我喜歡的是低音大提琴。」

「哦.....？」

「大提琴幾乎有2米高，但我的五短身材，卻無辦法扶著大提琴，更碰不到低音大提琴的弦。」

杉崎的身高大概是1米5左右，我想象她吃力著彎手按弦，然後拉奏低音大提琴的畫面，那一定非常痛苦。

「我知道，我終其一生，也會看著別人演奏低音大提琴，而我會演奏拿手卻不喜歡的小提琴。是祖父教會我拉小提琴，也是祖父教我音樂，如果祖父沒有教我這些，我便不會喜歡低音大提琴，我不會只看著別人演奏低音大提琴，也不會只能演奏小提琴。」

杉崎難得一口氣這麼多關於她自己的話，最後的句子中連用了幾次否定句，對她來說好像有點吃力。

「妳的意思是，妳恨的妳的祖父嗎？」

「並不。」她回答「伊豆田同學努力地尋找著生命，而我的一生，已經注定了做不到某些事情，注定了某方面的否定，所以我羨慕她。」

離開咖啡館的時候，杉崎依舊穿起黑色的風衣，背著她的小提琴。

「你會去找伊豆田同學嗎？」她問我。

「一定會，千方百計。」我說。

「即使找不到？」杉崎問

「即使她已經準備回來。」

「伊豆田同學很幸福。」

杉崎說，天色開始暗下來。她從口袋中拿出黑手套，戴上。她全身上下，就只有臉龐和脖子不是黑色系的。

「我會轉告給她的。」我笑說。

然後杉崎跟我告別，背著小提琴的身影慢慢地走著。

我開始明白伊豆田會特別疼愛杉崎的原因，杉崎身上沒有任何煙障，我們或多或少會掩飾我們的空虛，不安，無力感，或是像佐佐木般用力填補他們，用力磨平他們，但杉崎沒有，她與這一切都和平共存，像一個多端的天秤，上面平衡地放置著各種正面或負面的實體，但沒有任何一方會產生絲毫不平衡的晃動。

我很想念伊豆田，出乎意料之外的想念。那個半透明的伊豆田，我好想再一次牽著她的手，再一次緊抱她的腰，再一次像沙丁魚般跟她擠在同一張床上。

我的思念開始凝成了冬天的第一場雪，碎裂的天空沙啦沙啦地下著沒有重量的雪片，降落到我的手背上，然後溶化，皮膚吸收了雪花的水份，那份思念深深地融到我的生命裡。

沒幾天之後，我們接到了伊豆田父親過世的消息。

**【第七回，完】**

## 第八回：飛灰

### 【第八回：飛灰】

車廂的隔音物質非常精良，只雪景移動產生微妙像風的聲音，消除了過份安靜而產生的微弱耳鳴。城郊的草地，山間，農舍鋪著柔和白，雪片像床邊的安眠曲般溫柔地降落。

車廂中只有寥寥幾位乘客，這個時節乎沒有有人在旅行，坐上新幹線然越過鄉間的都是背負著任務的人吧，雖然車廂中非常溫暖，但看著窗外的一月雪，我不自覺地拉緊了身上的毛衣。

昨天，佐佐木來找我，說公寓收到一封寄給伊豆田的信，是已經付了郵資的急件，上面寫著位處北國地區某療養院的名字，伊豆田不在，看著「急件」和「療養院」這令人不安的組合，她便私下拆了伊豆田的信。

在咖啡館，她將折成三折的信展示給我，我接過來，是一封非常簡潔的信。沒有過多的用辭。

內容很簡單，就是**致伊豆田朝夢小姐，令尊伊豆田總丞過世了。**

我的目光停留在「伊豆田總丞」這名字上，這就是伊豆田的父親嗎？那個名字的筆劃產生與其他字體不同的重量感，在質感良好的信紙上沉落下去。

信上還說，請伊豆田儘快去處理父親的後事。

「也就是說，小夢並不知道她父親的事情嗎？」佐佐木說。

「也有可能以別的方式，電郵，或是透過電話知道了。這封信也可能只是療養院方以防萬一寄出。」我說。

「有打算怎麼做嗎？」佐佐木問我。

我將信件放下來，摸著裝著咖啡的馬克杯，杯上的白瓷發出像貓毛般柔軟的熱度。

伊豆田跟父親仍然不明，她唯一的親人是父親，但也卻幾乎不跟別人提起父親的事情。

「去吧。」佐佐木突然說。

「嗯？」

「去療養院，就算小夢不在，也要打探小夢的消息，去吧，小谷，去找小夢。」

我看著佐佐木，她的眼神很堅定，她不是在說服我，而是在跟我陳述事實：我要去找伊豆田，去吧，去把伊豆田找回來吧。佐佐木繼續說：「如果我是你，我這刻一定會立刻丟了只喝了兩口的咖啡，直衝到雪地上跑回宿舍，收拾行李去買車票，高速也好，頭等也好，立刻就坐上車去療養院那裡，那是能找到小夢的唯一希望，去吧，快點。」

那絕對是佐佐木式的行為，我彷彿從言詞中感受到她的欲望，像她做愛時的體香一樣濃烈的欲望。

我喝了一口咖啡，說：「好吧，那我出發了。」

我查了療養院的地址，那是位於京都市郊的小型療養院，位處頗為偏僻，大眾運輸無法抵達。我收拾了行李，買了隔天的車票，便離開了大學宿舍。

車站外下著雪，整個世界似乎塵封了，我圍上羊毛圍巾，路上行人寥落，店鋪不少都關著，我總算找到了計程車，遞出地址，司機看了一眼，在倒後鏡中用看著重案逃犯的眼神窺視我，然後拿出地圖，端詳了一回，才默默地開起了車。

那是城市附近的小鎮，我在地圖看過，都是農田和小型牧場，下車後，雪的氣味以新鮮得難以想象的程度滲入我的鼻孔，路中的積雪有點厚，似乎是沒有太多人在清理，我踏出一個又一個足印，身邊的建築物不少還是木造的，飽經風雨的深咖啡色，似乎把時間像春天的濕氣一樣深深的吸進去了。

療養院入口處兩邊延伸出鐵柵，把空地圍起來，冬天之前那應該是青翠的草地吧，療養院是小巧一層建築，白色的牆壁，房間的窗戶亮著淡黃的燈。

我走進入口處，只有一位穿著便服的看護師，看起來三十多歲年紀，有點發胖，她看見我後便站起來了，眼神掩飾不了驚訝，我打招呼後從懷中掏出伊豆田的信，遞給她。她的胸前別著「井上」的名牌。

「請問閣下是伊豆田先生的.....？」

「說來冒昧，我是伊豆田朝夢小姐的朋友。請問伊豆田總丞先生的事情都處理了嗎？」

「伊豆田小姐的朋友？」井上友善地打量著我。

「是。」

「那個，」井上說的語氣似乎是在想，該如何表連接下這句話「伊豆田小姐已經來了，她沒有告訴你嗎？」

「就是這裡了。」井上推開病房的門。

門後的空氣很特別，是醫院深處才有的空氣，那乾淨得沒有任何味道，連丁點的塑膠，木材，尼龍，藥品味道沒有的空氣，每一公分空氣都經過清理，努力洗刷掉**那什麼**，潔淨得不合理而令人不安的空間。

「伊豆田先生是上禮拜過世的嗎？」

「對，身體衰歇。說起來其實有些突然，伊豆田先生年紀並不大，除了中度的腦退化症，身體都沒有任何問題，三餐也調理得很好。真想不到。」

「伊豆田先生住在這裡多久了？」我問。

「很多年了，從他出現腦退化症徵狀開始。那時候我還沒有在這打工呢，伊豆田先生從我來這邊之前，就一直住在這裡了，雖然伊豆田先生一直沒有把我記起來，但每天都會看見的人，就這樣就消失了

.....」井上說。

「他的病情很嚴重嗎？」

「這一點很難回答，到底怎樣才算嚴重。」井上打量著房間的窗簾「所謂腦退化症，就是你會忘記學過的事情，但會忘記什麼，每個病人都不一樣，你無法用記得什麼來斷定你的健康程度，相反也一樣吧。」

井上微笑，然後接著說下去：「伊豆田先生的病情一直維持在中期階段，日常生活沒有任何困難，雖然偶爾會認不得人，但仍然可以跟人好好交談，雖然會找不到辭彙，跟伊豆田小姐也相處得很好呢。」

我望看病床，想象伊豆田和她父親在病床旁邊對話的畫面。

一個哲學系的女兒，和腦退化症的父親。

「朝夢.....伊豆田不太提起她的父親。」我說。

「有時候，這種事情很難啟齒。」

「感謝，我這就離開，麻煩你了。」我回頭向井上說。

「不會。」井上說「伊豆田小姐，還有其他的親人嗎？」

「據我所知，已經沒有了，就算有，也是不認識的。」

「那麼，接下來，需要陪伴就是伊豆田小姐了。」

對於這句話，我沒有回答，我說自己是伊豆田的朋友，也許是井上察覺到並不只是如此，而作出了暗示和忠告。我隨著井上，離開伊豆田父親的病房，據說親人離開之前，最親密的人都會感到某種預兆，伊豆田有父親將要離開的預兆嗎？還是說，她從很久以前，就察覺到父親的衰退？在她連一個哲學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之前。

井上回到崗位後，我走到休息間，撥出剛才井上給我的電話。

那是伊豆田下塌旅館的電話。

據井上說，伊豆田在父親過世後的當天就來了，那跟伊豆田失蹤的日子也吻合。

電話的另一端傳來深遠的撥號聲，像來自世界另一端的聲音，電話接通了，是旅館的主管，我說要找伊豆田朝夢小姐，他說稍待便轉接了。

又是一輪撥號聲，通往更深的世界。

「喂。」

電話傳來伊豆田的聲音，經過電波的轉換而帶雜聲，那像雪和灰塵一樣微少而真實的雜訊。這是我第

一次感到世間的所有詞語都像消失了，我學會的句字都無法使用，我的嘴唇蠕動著，在世界的這一方。

「喂。」

是伊豆田，我找到妳了。

- - -

「你怎麼不撐傘呢？」

這是我和伊豆田重遇（雖然說重遇似乎太煞有其事了）時的第一句話，她穿著狼灰色的大毛衣，拿著深藍色的長傘。我先注意到我頭上出現的陰影，才注意到我身邊的人是伊豆田。

「我好像很少在這下雪天在外面。一時都忘了。」

「住在這小鎮可不行哦。會感冒的。」她笑說。

我比伊豆田高，便接過伊豆田的傘，替她撐著，她的手臂像松鼠般穿我的脇下，挽起我的手。

我們站在某個十字路口裡，像時代倒流的場景，天上的雲變薄了，淡藍色的天色散落下來了，灰白的雪多了一重淡藍色，伊豆田回頭領著路，帶我到她下榻的旅館去，地上有一連相反方向的足印，那是伊豆田來的時候留下的。

「怎麼不說話。」伊豆田問。

因為我找到你了。這句話我沒有說出來，像溫暖的空氣般留在我的胸腔裡。我找到你了，伊豆田。地上的雪片被我倆的腳步壓碎，我在心裡面不斷默唸這句話，就只有這句話。

「妳什麼時候會回去。」我問

「待明天父親火化後，可能再住一兩天，就回去了。」

這是我記憶裡伊豆田第二次提起她的父親。她若無其事地地低頭走著，烏亮的頭髮上沾了幾顆雪花，她的側臉在陽光反射的雪茫美不勝收，小鎮沒有任何繁囂，像極了契訶夫小說裡的畫面。

「這幾天你會寂寞嗎？朝夢。」我邊走邊問。

「寂寞也沒有什麼不好嘛。」她回答。

「如果你寂寞，我就有理由陪著你了。」我說。

她輕輕地笑了，令人著迷的笑聲。

我和伊豆田之間的時間好像變慢了，我們每說一句話，都好像要穿越遙遠的距離，跨過大太平洋的時區

。

「明天陪我一起去看父親火化好嗎？嗯？」

伊豆田說。這是我聽過她最清楚的要求，我**強烈地**感覺到了，她希望我陪著她，我感覺到了，出奇地清晰，我似乎能開始看清伊豆田心裡的那些透明。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但密雲不散，窗外的天色仍然帶有晨曦未明的青藍色。

火化場在小鎮邊緣，我和伊豆田步行過去，路中的積雪又深了幾分。伊豆田說，這是她出生成長的小鎮，直到中學之前，她都一直在邊裡生活，那間房子裡有什麼人，那間店的老闆，她到現在仍然記得。

「那是我小時侯的糖果店，老太太過世後，便改成了雜貨店了，小時侯下課，我便拿著僅有的零用錢去那邊買糖果呢。」

我眼前出現了孩童的影子，她舉起那小小的手，向老太太買了糖果，那是小時侯的伊豆田。

這裡是有過伊豆田的時空，這裡的空氣，這裡的土地，房子，樹木，都與伊豆田朝夢共存過。「那你小時侯的房子呢？」我問。

「我離開這裡後便沒再租了，父親另外再找了個地方住，後來父親發病，我再也沒有在這小鎮定居過，每次回來，也是到旅館去。」

我們到了，火葬所其實也是一種小小的平房，平房的角落有一根不祥的煙囪，我們推門進去，伊豆田報了名字，一位中年婦人便帶我們到內室去，說了一些葬儀性的話，又輕聲問了伊豆田什麼，我聽不到那句話，伊豆田卻搖了搖頭。

我們被領進一個幽暗的內室，一個小小的玻璃閥門前，圓型的，令人想到蒸汽船艙的造型，暗銅色的金屬邊框，玻璃刻意霧化了，令人看不見裡面的東西，但隱約看到有一個平躺的人型。

中年婦人說開始了，伊豆田點了點頭。沉重的機械啟動聲，機器內升起一陣狂風似的聲音，熊熊的火焰像冒升了，變幻不定飛焰焚燒起來，像一片鮮橘色的海洋，圓型的玻璃後傳來一陣滲透性的熱力，四周的光芒都被吸收進了，空氣，呼吸，物質，無形的東西，都在那小窗內燃燒起來了。

伊豆田沒有說話，沒有表情地看著焚燒的一切，所有葬儀都在跟我們傳達一個簡單事實：**死亡了**。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關於他／她的過去，曾經對我們做過的事情，我們一起經歷過的事情，都已經變成過去了，是的，那道分隔線是如此分明，就像格林威治的本初子午線，你或許不想承認，但誇過去了，就是晝夜之分，昨日和現在之分。

玻璃內的火焰，將伊豆田的父親轉換成微塵狀的飛灰，那結實的人類肉體，將會成為眼睛看不見的微塵，成為世界裡我們無法補捉的份量。

伊豆田說話了，用只有我聽得見的聲線。

「奪去我第一次的人，是父親。」

這句話是如此的輕，卻又如此的確實，我仔細地想著當中的每一個詞語和語法。我沒有理解錯誤。

「小時候我跟父親已經很親匿，他會撫摸我的身體，洗澡時也要我撫摸他的下體，我以為每個小孩都是這樣，直到小學六年級的初潮後，父親有天晚上進入我的身體裡，身體痛得撕裂起來，我尖叫著，反抗著，我才知道，那是不對的，這鄉下沒什麼性教育，但我感覺了，父親的行為帶有強烈的**惡意**。」

飛焰仍在綻放，像黃昏的落霞。

「但同一時間，我卻感受到父親強烈的**愛**，強烈的愛和惡意同時注入我的身體裡了，我還記得那種感覺，我的身體像消失了，只有父親在哭，只有父親在我的身體裡的溫度，我抹去了父親的淚，他躺在我才剛發育的胸前不斷哭泣。」

伊豆田執起了我的手，她那柔軟的手。沒有絲毫的顛抖，沒有絲毫的汗濕。

「直到父親發病之前，父親還是不斷跟我發生關係，小時候我太痛，他使用不同的物件來令我高潮，我竟然有反應了，連我也不敢相信，可能是我知道，那裡面真的有很強烈又巨大的愛，父親是愛我的，像愛我的母親那樣愛著我，像需要母親那樣需要我的愛，他真心想要我快樂，不只心靈水，連身體上也是。」

是伊豆田那溫柔的聲音，像她說過的每一句話，連羽毛都要落下的那種輕盈的吸引力。

「後來父親發病了，他忘記我了。我沒有跟別人說，療養院的人以為他還記得我，他只是以為我是來照顧他的什麼人，他總是跟我打探『伊豆田朝夢』的事，那是他的女兒，也是他的情人，他很想她，他想要她，他對我說，幫我找她好嗎，他說，她一個人，沒有我在她身邊，會很寂寞的.....」

伊豆田的聲線乾硬起來，她靠過我抓住我的胸口，哀求著，流著滿眼的淚：

「幫我找她好嗎，他總是跟我說，幫我找伊豆田朝夢！幫我找她好嗎.....跟我說，到底伊豆田朝夢在裡.....伊豆田朝夢到底在哪.....」

我抱著伊豆田，她慢慢跪下來，紛亂的火色照得她臉上明滅不定，閃爍的淚水劃過她的臉頰。她還是不斷拉扯我的肩膀，搖晃著。

「她到底在哪！伊豆田朝夢.....父親深愛的伊豆田朝夢到底在哪，被父親奪走第一次的伊豆田朝夢，到底在哪！她到底跑到哪裡去了！伊豆田朝夢！幫我找她好嗎.....幫我找出她出來好嗎，告訴她父親在想她.....伊豆田朝夢.....妳這混帳.....伊豆田朝夢.....！」

伊豆田泣不成聲，她埋在我的肩膀不斷抽噎，我順著她的頭髮，蓬！火焰消失了，伊豆田父親的身體可以燃燒的部分都已經燒盡了。四周是幾近無光的黑暗，只有稀薄的白光從遠處角落的氣窗裡散落下來。負責火葬的中年女人靜靜地看著我們，眼神像是看過無數次這樣的場面了。

伊豆田不斷的抽噎，身體像垂死的白兔般戰抖。

「伊豆田朝夢。」

我輕喊著她的名字。她微微抬起眼，哀憐地看著我。



「我找到妳了・伊豆田朝夢。」

**【第八回・完・】**

## 第九回：指尖

### 【第九回：指尖】

我抱著伊豆田，在旅館的床上。她像孩子一樣彎起雙膝，將頭埋在我的胸膛前。

「你沒有討厭過我嗎？」伊豆田問。

伊豆田的頭髮有著她慣用肥皂的香味，淡淡的香味。

「你沒有曾經覺得：『伊豆田這女的好煩呀』，『到底在做什麼呀』，『跟她一起很無聊』之類的想法嗎？」

「你對男性有過這種想法？」我問。

「從不，想起來，除了父親，我好像沒有思念過任何一個男人。」

「朝夢，你有恨過父親嗎？」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恨』，」伊豆田想了片刻才回答「高中的女孩都會旁敲側擊地討論自慰的問題吧，我很想做，卻為什麼做不到呢？為什麼我光用指尖就濕不起來呢.....那時候，那種感覺，從搗塞的胸口升起的無力感，連呼吸都好像變得困難了。」

「我也會這樣想哦，怎麼朝夢就總是一聲不響的跑掉呢？怎麼她總是那麼難以理解呢？我們不是戀人嗎？我們不是都已經上過床嗎？她要走，也好歹跟我說一聲嘛，我這樣突然來找她，她會生氣嗎？」

「但你還是來了。」她說。

「是的，就算妳要生氣，我還是會來，這是必要的後續。」

「後續。」她說「是嗎，就像父親已經忘記我了，已經沒有侵犯我了，我還是活在父親造成的後續裡，一輩子也是。」

「就像所有的小說其實都是片斷，在開始之前，在結局之後，一定還有著別的故事。」我說。

「別的故事。」伊豆田緊抱著我。「我的故事。」

「朝夢，你擁有著父親沒有的生命。」

伊豆田深吸了一口，我感到她身體的肌肉繃緊，然後放鬆，身體的成份在那一呼一吸之間似乎替換過了，新的份子注入她的身體裡，填補了她那來身體裡無數小孔的空洞。

旅館是舊時代的陳設，六十年的洋風壁紙花色，似乎在大正年代就留下來的吊燈，床單很潔淨，有陽光的味道，可是趁還未下雪的前幾天拿到陽光下烘過。窗外下著雪，雪花落下的像冰片瓦碎的聲音。

伊豆田緊握我的手，然後移向她的腿間，她解開她的長褲，帶領我的手進入的她的內褲裡，她依然將

頭深埋著，我看不見她的表情，無法推度她的心思，我按摩著她的後頸。她掰出我的食指與中指，撫過她像草地般柔軟的恥毛，抵在柔軟的私處。

「其實我已經很想要了。很想很想要。」伊豆田說。「我好想你現在立刻進入，然後確確實實地做一次，不依靠別的工具，只有我和你的身體，我真的好想要。但還是不行.....沒有了，我的身體裡**那個部分**已經被父親奪走了，就算父親已經離世，那個部分卻還是沒有回來。」

那裡仍然非常乾爽，沒有絲毫的液體，我像安慰小動物一樣輕按她的陰部，我儘量將動作做得沒有任何性愛的含意，我只是想安慰我懷裡的這個女人，這個對於自己的身體無能為力的女人。

我們就這樣，用外人看來必然很淫穢的動作相擁，伊豆田和我體溫互相傳達到對方的身體上，伊豆田的身體還是那麼輕盈柔軟。房間微冷而安靜的空氣令我倆像凝結了，我們就這樣脫離了時間之流，不會老去，也無法前進。窗外，雪還是一直在下，沒有停歇。

- - -

待葬儀所將伊豆田父親的骨灰處理好了，伊豆田便將骨灰領走了，甚為顯眼的黑盒，伊豆田雙手捧著，我在旁邊撐傘，伊豆田已經沒有任何實際上的親人，在父親發病後，他生前的朋友也斷絕了。作為女兒的伊豆田，並不打算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

「你的母親到底是？」

「父親從來不回答我這個問題，慢慢我便沒有問。」

「不會好奇嗎？」

「父親對我做了那種事以後，我想，就算母親回來了，大概也不能用母親的眼光去看我們。」

我陪著伊豆田來到小鎮的神社，神社是典型鄉間形式，鋪著雪的紅色鳥居和灰石階梯，伊豆田看著無人的神社，永遠滲透著異空間感的黑色的古木建築，她說：「小時侯父親會帶我來這邊參拜，但自從他將我變成女人之後，就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祭拜之類的活動，連神社也不去了，父親他.....或許覺得自己連懺悔和祈禱也沒有必要。」

伊豆田走到繞道到神社的後方，一片稍高的小丘，看得見密雲的盡頭，和遠處的山脈，銀白色的山陵在遠方的藍天下閃著刺眼的光，看到這開闊的景象，連呼吸聲都脆弱了，所有的聲音都被遙遠的景色吸收進去。

伊豆田打開骨灰壘，用小勺揚起，微風把骨灰吹向遠方，像一群隨氣候遷移的昆蟲。

「聽說有把骨灰吃進肚裡的傳說呢。」伊豆田揚著灰，不慌不忙地說。

「聽說這樣做，死者的靈魂就會跑進身體裡來了。」我接著說。

「不過是想了解別人而已，卻竟然要如此費力。」伊豆田說。「還記得，我們認識的時候，在討論康德的物自身嗎？」

「怎麼可能忘記。」

「你相信嗎？我所說的那些。」

「女人的話我從來不會盡信。」

伊豆田揚了一回兒的灰，停下手來，稍稍想了片刻，然後繼續。

「生命真可憐呀。」伊豆田說。「我們無法了解對方，我們無法完全信任對方，我們卻能影響，奪走，別人生命裡的部件，就好像踩上雪地上那麼簡單，足印便留下來了，那麼脆弱，那麼卑微。」

「朝夢。」我像要確認她的名字。

「嗯？」

「有一句話，我完全無法想象我說出來以後，妳的反應。」

「喂喂，你該不會想求婚之類的吧。」她笑說。

「不，但，可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差不多……」

「儘管說說看」

「我希望。」我看著消失在地平線上的飛灰。「我能像你的父親一樣愛你。」

伊豆田放下骨灰壙裡的小勺，將手伸壙裡，她握起了最後一把父親的骨灰，握在修長的指間，像沙粒的粉末從她的指蓬間落下。她將手往前伸，然後五指流麗地張開，那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指節活動，漂亮得恍惚是舞蹈的動作，白色的飛灰在她像奏起的花瓣，在空氣中揮散。

「不，不可能的。」伊豆田說。

「是嗎？」

「你只能用你的方式來愛我，我也一樣，我永遠不能像愛著父親一樣愛你，我只能是你口裡的『朝夢』，那樣地去愛你。」

「可憐的生命。」我說。

伊豆田闔上骨灰壙。

「再見了，父親。」

- - -

伊豆田處理好骨灰以後，將骨灰壘還給了火葬所，將父親僅剩的遺骨用紙色的絲巾包裹起來。然後她到療養院去，跟一直幫忙照顧父親的井上小姐告別。

「你還會回來嗎？伊豆田小姐。」井上問。

「會的，或許放假的時候，在這裡住上一兩天吧，以後真的想安定下來，在這邊買個房子應該也很便宜。」伊豆田回答。「辛苦你了，一直以來都照顧父親。」

「不，這是我的份內事。伊豆田先生也一直不認得我，沒有什麼壓力。」井上說。「伊豆田小姐你才是，偶爾伊豆田先生總叫嚷著要找妳，喊得我心都痛了，妳安撫老先生一定很不容易。」

聽見井上這麼說，伊豆田低垂了眼簾，微微一笑，向井上深嚴地鞠了躬。

那之後，我們離開了小鎮。我們依舊到城裡的車站，乘搭列車回去，伊豆田在車上看著窗外的景色，像我來的時候一樣，這遠去的景色她可能看過無數次了。她看著看著，慢慢闔起了雙眼，頭落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的呼吸起來。

她睡著了。我窺視著她的側臉，在宿舍她跟我共寢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她的睡相，這才發現伊豆田的睡相很安祥，一般人的睡相總有種愚蠢的韻味，但伊豆田卻沒有，細薄的唇與精致的鼻頭，隨著胸腔的呼吸徐徐起伏。

我握著她的手，在椅子的手把上。我的旅行快將完結了，佐佐木和杉崎有在公寓裡期待我帶著伊豆田回去嗎？列車車箱裡吹過運行的風聲，隨著景色變換而忽明忽暗的光影，伊豆田就坐在我的身邊，我確認了這個事實。她那二十二年短暫的生命裡，成長的一切，被奪去的一切，守護的過去，無法了解與看透的徬徨，她的人生與人生裡的死亡。我都一一確認了。

我握著她的手，微溫的手心。伊豆田朝夢。

那年，當我們回到大學時，學生的反政府活動，幾乎癱瘓了整個學校。

**【第九回·完】**

## 第十回：櫻花

### 【第十回：櫻花】

那年當我跟伊豆田回到首都，已經感到氣氛的差別。路人的表情有著微妙的抑壓，似乎巨變就要發生，推到山頂上的巨石在滾下來的邊緣了，人們帶著期待和恐懼，那是必然寫入歷史的結果。沒想到，我只是離了兩三天，首都已經風雲變色。

我夠伊豆田回到公寓，公寓卻沒有人，佐佐木和杉崎的門也鎖上了，伊豆田微笑說：「這回該我去找她們了嗎？」

「要找他們嗎？」我說。

「就傳訊息跟他們說，我回來了吧。就這樣就好了。」伊豆田說。在房間裡放下行李，然後在她的床上躺下來。

「外面有種奇怪的雜音。」伊豆田說。

我坐在床邊，執起她的腳掌，像我之前無數次在這床上對她做的，我靜下心想張開耳朵，的確，窗外不止空氣流動的聲音，也不止行人來往，車輛發動的聲音，還有一份混雜與不安定的聲音，空間似被不知名的力道紋碎了，變成了不規則的結晶，相互飛撞然後發出的格格格格格的噪音。

「我想去看。」伊豆田說「學校裡的學生運動。」

「你要加入這場運動嗎？」

伊豆田說：「加入嗎.....我只是想看一下，這個時代，這個我所生處的時代。」

伊豆田簡單的換過了衣服，略略梳洗過後，便禦我一起來到大學。學園入口並沒有特別多人，可是當我們愈靠近學園中心，便看見滿滿的人群。

那不是隨意聚集起來的人群，他們就像滿園的植物，沉默地包圍行政中心，學務大樓等等的中心機關，他們沒有喧嘩，沒有尖叫，沒有激烈的情緒，就這樣的占領著社會裡某片的空間。

我和伊豆田牽著手，站在人群的遠處，她說：「來吧，去高一點的地方去看。」

我跟她來到那個我們曾經到過的天台，剛日落過了，黃昏的晚霞染黃了厚黃的雲層，在雲層裡隱約著不均勻的光，從這裡看，更是看到人群的眾多，感覺所有大樓中都空掉了，一種所有人都聚集到廣場的壓迫感。

「想不到真的變成這樣了。」伊豆田說。「到底為什麼呢？」

「一百人的關注換來的只有冷漠，但如一萬人關注，就能換來所有人的注意了。連我對這種事情沒什麼興趣的，但也感染到那種氣氛。」我說。

「你相信人的真能改變世界嗎？」伊豆田問。

「我不知道耶，我沒法回答這種問題，這不是你需要思考的問題嗎，哲學系的。」

伊豆田在天台上踱步，觀察樓下的人群。入夜了，手電筒，蠟燭一點一點地從黑間中燃亮，像從海水裡升起螢火狀的氣泡，在黑夜中擴散。伊豆田回頭望向我：

「任何性質的改變，也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單獨決定的。就我一次在草地中央燒掉那假保安條約，那只是哄騙，我在騙自己，某些事情因為我而改變了，但沒有。」

「如果每個人都在哄騙自己，其實事情沒有改變，那麼，最後改變世界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真的。」伊豆田溫柔的笑了「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回答。」

我和伊豆田無言地無著像螞蟻的群眾，像看著某些山川的絕景，無言的畫面好像抑壓了整個世界的意義。

- - -

「小夢！你回來了！」佐佐木穿著便服，飛抱著伊豆田。

「對哦，我回來了.....」伊豆田也拍著佐佐木的肩膀。

「哈哈哈哈哈我很擔心呢，不過我就知道，你們一定會來的，哈哈哈哈哈。」佐佐木說，也很我揮著手。

「你怎麼也來了。」伊豆田問，我們正在集會的會場裡，佐佐木得知伊豆田回來後，便跟我們說，她在學校裡參加學生運動。伊豆田聽見也覺得有點奇怪，她說，佐佐木向來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

「因為啦啦隊的很多人也來集會了，我根本不能練習，便也來看看，沒想到氣氛還不錯，像我們啦啦隊表現的一樣。」

夜裡，群眾依舊集合，很多人也習慣性在地上用餐，有人甚至連帳篷也帶來了，似乎這場運動不會是一朝一夕就解決的事情，有人在遠處圍坐討論起來，也有人自顧自地看著書，仔細想其實很奇怪，每個人的期待，對未來的想象的也不一樣，甚至沒有任何交集，但還是共同出現在這個場合上。

燈光影綽的群眾裡，拉起了不同的橫額，簡單的白布寫著各種反對政府簽訂條約粗糙字句，佐佐木手上也拿了一個手做的旗幟，伊豆田好奇地拿起來端詳，問：「妳也反對政府嗎？」

「嗯.....我對這個其實沒什麼概念。」佐佐木回答「但我知道，如果那麼多人也站出來，事情再錯也是需要，就算道理上再說不通，我相信那是也每個人心裡的希望。」

「那小籠呢，她回家了嗎？」

「呵呵.....她喔，她可厲害了。」佐佐木別具深意地笑說「來，這邊。」

我和伊豆田不明所以，但還是跟上去了，佐佐木繞過人群，像魚一樣在池塘的砥石間穿梭，然後，我

們聽到管弦樂隊的演奏聲。

前方放了三四個射燈，我們和佐佐木擠進去，草地上是小型的管弦樂演奏會，雖然相比正式演出沒有全員上場，但各音部的樂器都有了，杉崎是其中一人，跟其他人一起演奏著某種協奏曲，可能是莫札特之類的吧，非常悠揚的音樂。黑色長髮的杉崎在明亮的射燈拉動琴弦，瘦小的身軀隨著動作搖曳，非常優雅的姿態。

「小籠……」伊豆田的瞳孔裡的細胞似乎活躍起來。讚嘆地看著杉崎。

「聽說是她的團員要參加學生運動，就拉她過來了。」佐佐木說。

協奏曲結束了，觀眾爆發出劇烈的掌聲。歡呼起來，這時候，杉崎也看見了伊豆田，冰冷的眼睛微微一張，然後以旁人不太能察覺得動作向我們微一點頭，然後又繼續演奏下一首曲。

「那這樣，我們公寓的三個人都來了。」佐佐木說「小夢，你要加入嗎？還是說只是來看看而已。」

伊豆田沒有回答，似乎在深思著。

「好吧，沒有關係」佐佐木說「我先去找我的朋友，小谷你就陪著小夢吧。」佐佐木爽朗地笑起來，又走開了。

我和伊豆田聽了一會杉崎的演奏，伊豆田向杉崎揮了揮手致意，便走到遠處離開人群的樹下，坐下來。

她將頭靠在我的肩上，說：「好神奇的感覺。」

「嗯？」

「你的心跳沒有加速嗎？看見那麼多的群眾。」

「好像的確有，不知不覺。」我按著自己的胸口。

伊豆田像哭過的動作，深吸一口氣，又呼出：「我好久沒有感覺過自己的心跳了。撲動撲動的，一下重又一下輕，就在我的身體，像定音鼓一樣咚咚作響。」

我抱著伊豆田的肩膀，讓她儘量感受到我的身體。

「或許世界真的要改變了。因為我們這些無所事事的大學生。」

我抬起頭，看著著群眾的燈火染光了的夜色，大學生呀。我好久沒有思考過這個身份了，我說：「還記得，認識你之前，我的生活都一團糟呢。」

「認識我之後明明就一樣。」伊豆田吐槽說。

「那至少，我需要花心思去思考妳，生活至少多了個方向。」

「那我這學哲學的，也至少推廣了哲學思考，真有成功感，哈。」伊豆田自嘲似的說，伸前雙手，伸



了個懶腰。

樹下的泥土帶著濕氣，首都這兩天沒有下雪，但融雪後的水汽還沒有完全散去，地上的荒草濕濕的帶著冰冷。

「有時候，我會想，到底父親想我成為怎樣的人。」伊豆田說。

我拭擦著伊豆田厚毛衣外套上的皺紋，她繼續說：「父親都已經侵犯我了，他總知道我會長大，我會慢慢有自己的想法，父親到底想我成為怎樣的人呢？像我從未見過的母親一樣嗎？像小鎮的其他人一樣平凡的女生嗎？會想我嫁給一個好男生嗎？還是只希望我一輩子都留在他的身邊……」

「你有問過嗎？在父親發病後。」

「我曾經在父親的耳邊說：我是朝夢，我就是伊豆田朝夢，你的女兒。」伊豆田平靜地說「但父親只用空洞的眼神看著我，好像我在說他聽不懂的語言。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永遠沒法在我父親身上聽到。」

「朝夢，你的父親已經過世了。」我再次提醒她。

「我知道。我確定」她回答。

我們看著無際的人群，參差的燈光像星空般閃爍。

- - -

學生運動持續了幾近一個禮拜，媒體，報紙上的聲勢有增無減，運動以大學為中心，像無線電發信機一樣放送出去，愈來愈多的人進入學校，據說學生也開始在首都的政府總部聚集。學校行政單立沒有任何表示，大概是害怕會進一步激發學生的情緒，但大部分學生根本沒有上課，隨著政府愈來愈可能有所行動，民眾的規模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學處於癱瘓狀態。

既然沒有人在上課了，伊豆田和我並沒有完全參與運動，每天也只好看看書，打聽佐佐木和杉崎的情況，偶爾睡在一起，我們都無法預料社會的未來，但能做並不多，便只好安安靜靜生活。

我們每天都在校園看到各種各樣的人群，有的明顯不是學生，是外來的參與者，也有不少是剛進大學不到半年的學生，面上都寫滿了熱血，頭戴白色布巾，抑壓不語。令人想起歷史書裡上世紀攘夷時代的抗爭者。

有天，伊豆田在草地上找到了杉崎，她們管弦樂團似乎決定完全投入運動，也用音樂來振奮士氣，去舒解無了解等待的抑壓感。

當伊豆田看見杉崎，便幾乎是衝上去的，深深地抱住了杉崎。那景象簡直是失散多年的母女。

兩人低聲說了些話，伊豆田便說：「想不到你也會來。」

「不，我只是……管弦樂團需要我。」杉崎還是一貫的語氣。

「但你還是來了，讓大家都看見了。」伊豆田說。

「嗯……」杉崎無可無不可的應著。「你會回來公寓嗎？」

「嗯，我會回去的，這場運動結束之後，我會和寧寧，和小籠，一起坐下來，好好的聊天，像我們剛搬進去的時候一樣。」

「伊豆田同學你本來就不喜歡聊天，不是嗎？」杉崎說。

「呃，」伊豆田難得現出一個尷尬的微笑「我們能交談的，你們早知道跟我交談的方式了，不是嗎。」

「嗯，我知道了。」杉崎應著。

杉崎開始演出後，伊豆田以微妙的表情看著她，說：「不要妒忌小籠哦。」

「怎麼可能會。」

我們笑著，在校園中蹣跚，我考慮著這場運動會以怎樣的方式結束，和平散去嗎？感覺不太可能，政府的安保政策也早已定了下來，等別國的領導人來到，簽了文件，就成為歷史了，學生會怎樣做呢？

這是天氣怡人的初春，學校裡的櫻花也在無雪的天氣下悄悄開花了，淡紅色的千萬花朵令空氣也恍惚染成了紅色。

那是很特別的視野，我和伊豆田都好像已經明白了過去，看見了二十年的光陰，但卻仍然看不見未來，雖然我們都明白未來是一定會來臨，而且會有著改變，但我們仍然看不見，連一丁點兒的什麼，也完全看不見，一層沉重的白色帷幕落在我們面前，遮擋了所有。

我們手牽著手，走著，突然聽到了一陣巨響——

**呼—————！**

然後是這巨響的回音，再下來，是群眾的尖叫，高喊，驚呼，充滿恐懼與憤怒的人潮聲，伊豆田握緊我的雙手，我的身體突然傳透一陣寒冷，是像上一次一樣保安來驅散了嗎，不，如果是這種程度的人數，不可能靠校方的保安。

「那是……！？」伊豆田掩嘴驚呼

「槍聲。」我說

**呼—————！**

又是一聲巨響，那像煙花的爆炸聲，我們身衝來大堆逃跑的人群，差點撞到了伊豆田，我只隨著人群跑起來，但前方只有更多的人群。

「弘！你、你要跑去哪？」伊豆田隨著我跑起來，急忙地問。

「不知道！」我說「但站著不動會給撞到的！」

四周的人群騷動起來了，全部湧向同一個方向，不斷叫喚著奇異的口號，反對政府的口號，所有人的情緒達到了頂點，簡直像沸騰的水，每個人面上都像要噴出一百度的氣泡。是槍聲嗎？真的是槍聲嗎？我牽著伊豆田的手，再一次懷疑我的聽覺，不，肯定，是槍聲，開槍了，警察進入大學校園裡開槍了。這時候我聽見身邊有人大叫：

**——是煙霧彈！警察放彈了！**

人群四周亂竄著，沒有統一的方向。每個人都臉上沾滿了振起的灰和汗。我喘著氣，握緊伊豆田的手，她的手心也充滿了汗，我用身體推擠著不同的人，也被不同人推擠著，不，不能放手，我用盡身氣力握緊伊豆田那滲著汗的手，伊豆田在我身邊不斷尖叫：「小籠！我要去找小籠——還有寧寧！」

「杉崎跟團員在一起，沒事的，佐佐木體能那麼好也不會有事的！」我奮力跑著，呼——呼——呼——呼——遠方傳來強烈的槍聲，儘管每個人也用力叫喊，但還是沒有蓋過那響量的火藥。我嘗試尋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不，找不到，亂竄的群眾滲進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

**- - 去跟他們打！他媽的政府！——快跑！有人受傷了！——那邊——那邊有警察——我們要守護國家——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國土——**

不同的吶喊在人群裡高呼——來吧！——去呀！——所有人的叫喚都失去了言詞的意義，只有憤怒，不言而喻的憤怒，無邊無際的憤怒。四周的氣溫急升，我好像聽見了焚燒的聲音，是有人放火嗎？學生憤怒了，完完全全被激怒。

「呀——！」伊豆田尖叫起來。我回頭，死命用力握緊她的手，她的腳給卡倒了，伴倒在地上，我連忙用力拉她起來，將她擁在我的胸前。

「弘、弘——」她喚著我的名字。

我懷抱著伊豆田，擠到遠處的牆壁下，她沒有受傷，只有絆倒了，身邊的人群還在騷亂，發出各種令人頭皮發麻的尖叫，**呼——又開槍了——呀——**有人揮打著重物，是開始戰鬥了嗎。

「我在這，沒事的，朝夢，我在這。」有誰撞到我的肩膀，我的肩膀產生了強烈的痺痛，像燃燒著。

伊豆田在我的胸前喘著氣，全身繃緊，頭髮滲滿了汗，她抬起頭，窺視著失去常性的人群。

「怎麼會這樣.....我們、我們生活的世界.....」她呢喃著道。

「這是必然的，改變的時候會伴隨的陣痛。」

「會變得更好嗎？弘，我和你。」

「不，我不知道，我們只是像你父親一樣，只是可憐的生命而已。」

**——呀呀呀呀呀——**騷亂持續，沒有任何平息的跡象，反倒更為混亂了，遠方的櫻花樹顛抖起來，花瓣四散，點點的櫻紅在起伏的人潮上飄動，在黑灰色的人潮上徘徊。

「我只是想跟你一起，怎麼也不重要了，我的身體也好，我的父親也好，怎麼也不重要，我們要再一起.....」伊豆田祈禱一般說。像那天在小鎮的旅館裡。

「朝夢，我們已經在一起了，真的，朝夢，你看著我，朝夢——」

伊豆田抬起眼，眼裡有種說不出的哀愁，她在害怕，她在等待，她在疑惑，她在決定，她臉頰泛一陣介乎狂喜與緊張的紅暈，我的雙臀被她抓得發痛。

我吻下去了，我吻著伊豆田朝夢這個女孩的雙唇。

槍聲，叫喚聲，毆斗聲，咒罵政府的高呼，數萬人推疊的體溫，我們身上的汗液，又是槍聲和叫喚聲，雜物焚燒的聲音，逃亡的腳步——全都消失了，我們相吻著，在動亂之中，在飄散的櫻花樹下。

朝夢——伊豆田朝夢——

世界落在我們的身後，我們的世界，只有我們兩個小小的生命，我們就只是我們。

我們緊緊相擁，我們不斷相吻。

全心全意，一心一意。

**【《物自身》，完。】**